

本古

金

瓶

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7455B

古本金瓶梅 (三)

第二十六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訕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早有應伯爵來邀請，說孫寡嘴作東，邀了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札了一架鞦韆，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閒中率衆姊妹遊戲，以消春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說身體沉重，打不得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吩咐休要笑。當下兩個玉手，挽定絲繩，將身立於畫板之上，月娘却教蕙蓮、春梅兩個相送。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踩不牢，只聽得豁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扶住架子，不會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道。月娘來，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己定腿軟了，跌下來，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花園中，札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

第二十六回 (1)

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下，把身子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却教玉簫春梅在傍推送。纔待打時，只見陳敬濟自外來，說道：你們在這裏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們氣力少。這敬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於是撥步撩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嚇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敬濟道：你老人家，倒且性急，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裏叫，那裏叫，把兒子手脚都弄慌了。於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推了一把。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敬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裏，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了一回。然後教玉簫和蕙蓮兩個打立鞦韆。這蕙蓮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壓壓的，腳踩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裏，然後忽地飛將下來，端的好像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倒會打。這裏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

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來，押着許多馱載箱籠船上奔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收卸了行李，進到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裏，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城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往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怎甚？」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裏洗洗臉。」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子，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跟着他娘們夥兒裏，下棋搥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月娘自前邊走來，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甌酒，吃一回，他媳婦宋蕙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了，且往房裏洗洗頭面，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裏，蕙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又舀些水，與他洗臉拂塵，收拾襖衣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又替他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是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說道：「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的尺頭，並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僱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

他趕脚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又賞銀五兩，房中盤纏，又教他管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金蓮屋裏怎的做窩窠，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一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現一日也使三二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裏放着衣服首飾，我問他，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參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胸腹之言，因開箱子，看見一疋藍緞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裏的緞子？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裏，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緞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哩，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裏的？婦人道，曦，怪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罅刺兒裏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被來旺兒一拳，險不打了一交，說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沒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緞子與你，賊淫婦，你還要我手裏吊了白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

第五十六回

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沒中生有，調唆你來欺負老娘，我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脚路起兒，把宋字兒倒過來，你這賊囚根子，得不個風兒就雨兒，萬物也要個實，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說的來，旺兒不言語了。婦人又道，這疋藍緞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裏，三娘生日，娘見我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刺刺的甚麼樣子，纔與了我這疋緞子，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弄我恁一遍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咒罵個樣兒，與他聽，拌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旺兒道，你既沒此事，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鋪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根子，喝了那黃湯，挺你那覺，平白罵老娘，把來旺翻掠他在炕上，鼾睡如雷。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他幾句左話兒，說，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正是淨廁裏磚兒，又硬又臭。這宋蕙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往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由，只顧亂罵。一日，月娘使小玉叫雪娥，一地裏尋不着，走到前邊，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裏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廚下，蕙蓮又在裏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戶說話，只爲揚府鹽商王四峯，被按撫使送在監獄中，許銀二千兩，央

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裏跑出來，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

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便玉簫頭，拿一疋藍緞子，在房裏哄我老婆，叫他到花園裏，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主，繇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裏，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往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話，拌着一命剛，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裏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在家，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賺錢過日，只因與來旺媳婦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聽見發此言語，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裏告訴。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城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裏，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

道，別無甚事，奇怪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裏吃的稀醉的，在前邊大喫小喝，指豬罵狗，罵了一日，又逼着小的廝打，小的走過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潘金蓮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說，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裏，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他的老婆，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裏，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時在家，毒藥攪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先來告五娘，聲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吃了一驚。這金蓮不堪便罷，聽了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吩咐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裏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子，有這有這事？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和人家作孽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蔣聰，豈止見過一個漢子兒，有一把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嚇鬼，使玉簫送緞子兒，與他做

襖兒穿，一冬裏，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咱們不都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們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觀風，我還不知，教我逕往花園裏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裏面，教我罵了他兩句，我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裏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媳婦子見我進去，把臉緋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屏裏，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裏，他爹要把淫婦安放在我屋裏，過一夜兒，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裏頭，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裏頭弄磬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噲道賊臭肉在那裏坐着，見了俺們意意似似，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裏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甚麼樣子。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翻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裏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得了。玉樓向金蓮道，這樁事，咱對他爹說好不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儻忽那廝真個安心，咱們不言語，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毒手怎了？六姐，你還

該說說。金蓮道：我若是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生出我來。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紅紅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現有來興兒親自聽見。思想起來，你背地圖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翻正，那廝殺你，便該當與我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廝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小玉便知。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揭曉，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女，教賊奴才揭曉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怎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恥，我却過不得的，要這命做甚麼。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到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繇。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所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裏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裏，確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收回了他頭面衣服，教他只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

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蕙蓮背地親自問他，這婆娘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胆，背地裏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他靠那裏過日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與兒告訴我說的。蕙蓮道：「來與兒因爹叫他這一個買辦，說俺們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結下這仇恨兒，平空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裏，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淨淨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與鹽商王四峯、央蔡太師人情，回來還要押送生辰扛去，只因他纔從杭州來家，不好又使他的，打帳叫來保去，既你這樣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綿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又道：「爹你許我編髮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壳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婦人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

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趕明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報告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裏，不見西門慶，只見陳敬濟在那裏封禮物。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裏？你封的是甚麼？敬濟道，爹剛纔在這裏，往大娘那邊兌鹽商王四峯銀子去了，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禮。金蓮問打發誰去？敬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吩咐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叫到屋裏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去，因有鹽商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言語，他隨便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拌着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拐的往那裏頭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心裏，也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他，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裏，也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裏，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了門戶，常言道，剪

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第二十七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跟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叫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教來保替你去罷，你且在家歇宿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物聽主裁，那來旺兒那裏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罵起宋蕙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喝了那黃湯，挺那兩覺，打發他上牀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叫玉簫房裏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處替他觀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個人，你原說叫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了，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滾上滾下，燈草拐棒兒，原挂不定，

把你到明日，蓋個廟兒，立起個棋杆來，就是個謊神爺，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叫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叫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裏，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

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往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所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百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瞞老婆，說一銀就掘了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你再吃了酒，口裏胡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夜晚，主管尋不成，又吃了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了。來旺兒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未醒，正朦朧睡著，忽聽的廳外

隱隱有人叫他道，來旺哥，還不起來看看，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恥的，勾引到花園後邊去了，虧你到睡的放心。來旺兒猛可驚醒，睜開眼看看，不見老婆在房裏，只認是雪娥，看見甚動靜，來遞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在面前，就弄鬼兒，忙跳起身來，開了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剛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裏拋出一條繩子來，把來旺兒絆了一交，只見响唳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大叫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混，打到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輝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卽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裏，進來尋他，如何把小的做賊拿？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主子看。西門慶大怒，罵道，畜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是個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卽押到房中。蕙蓮正在後邊同玉簫說話，忽聞此信，忙跑到房裏，看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你好好吃了酒睡罷，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只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裏去了？趁早實說。

那來旺兒哭道，爹抬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來興兒叫來，面前跪下，做個執證，說道，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歎氣，張開口兒合不的。西門慶道，既是賊證，刀杖明白，叫小廝與我鎖拴到房門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蕙蓮雲鬟撩亂，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好進來尋我，怎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麼，你只打他甚麼，打與他一頓，如今拉着送他那裏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關你甚事？你起來，他無禮胆大，不是一日，現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知道，沒你的事。因令來安兒，好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蕙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吃酒，並無此事。纏得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

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興兒做干證，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到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晝夜圖殺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又要拉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

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倒還教饒他罷。於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裏亂世爲王，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蕙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怕數問不的他死罪，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蕙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們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裏不題。

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已知來旺兒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算，夤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跪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察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說，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現獲賊證明白，勿得推諉，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緞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奸，如今故入此罪，要墊害，圖謀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配與你爲妻，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却倚醉夤夜突入

第二十七回 (17)

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來與兒過來執證，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得了。夏提刑卽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得皮肉綻，鮮血淋漓，吩咐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玳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吩咐家中小廝，鋪蓋飯食，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家來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廝應諾了。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玉蕭并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勸解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便放他出來。蕙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不打，一兩日就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蕙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簷下叫道：房裏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進入房裏，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兒說，也不會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他性兒，還放他出來，還叫他做買賣。婦人說道：我的親爹，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叫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這叫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他敢不去？再

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你那裏去，咱兩個好不自在。婦人道：爹隨你主張便了。說畢，將身帶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兒，裏面裝着松柏兒，并排草揉着嬌香美麗四個字，把與西門慶喜的他心中要不得，恨不得與他誓共生死，向袖中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裏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伏侍他，與他編銀絲髮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能，聽了詩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說道：真個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喇嘴說，就把潘字倒過來。玉樓道：漢子沒正條的，大姐姐又不管，咱們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拚死在他手裏，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

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裏坐的，正要教陳敬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說，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西門慶不能隱諱，因說道，我想把來旺兒賣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旁邊，因說道，你空擔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我，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裏，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現在，待要說道奴才老婆，你現把他送的恁沒張致的，在人跟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裏，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或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道六鄰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裏，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佔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反又寫帖子，送與夏提刑，教夏提刑限三月提出來，一頓拷打，拷打的逼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

陰先生，名喚陰鸞，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見西門慶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兩個提刑官以此掣肘難行。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他當廳責了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與兒領回，差人寫個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裏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了稀爛，釘上枷，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得身體狼狽，衣服襤褸，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望你可憐兒，押我到我家主處，有我的媳婦兒，並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致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既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面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裏，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來家主門首，我央挽兩三位親鄰，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你就押你去。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鄰賈仁清、伊勉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廝，

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擾。把賈伊二人羞得要不得。他媳婦兒宋蕙蓮，在屋裏瞞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吩咐，那個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全他到丈人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蕙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來宋蕙蓮問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二三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信以爲實。一日風裏言風裏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都不說。忽見玳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玳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蕙蓮問其故？這玳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你只放心裏，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吓，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昏棺財，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一件掙下在屋裏，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

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樞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從後來，聽見他屋裏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喝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慌了手脚，叫小廝平安兒，打開窗門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樞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薑湯救灌。須臾，傳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月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小玉都來看視。賁四娘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爲何尋這條路起來。」又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衆人勸了半日，回後邊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裏。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攙他坑上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強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殮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放出來，你如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

暗暗不通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去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的事，那廝壞了事，所以打發他，你安心，我自自有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們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娘子良久和他上坑坐的，和玉簫將話兒解勸他。西門慶到前邊舖子裏，問傅夥計支了一吊錢，買了一饊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裏，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蕙蓮看見，一頭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拿了去，省的我撒一地。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要打我，便就放在桌子上。蕙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押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道：爹城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裏，和來保兒媳婦蕙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裏去？賁四嫂道：俺家的城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只說來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蕙祥道：剛纔爹在屋裏，他說甚麼來？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搭白折的強嘴，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蕙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從公公身上拉下

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着，惠祥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苦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

劫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陪他睡，慢慢將言詞勸他，說道：宋大姐，你是個聰明的，趁恁妙齡之時，一朵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已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往後貞節輪不到你身上了。那蕙蓮聽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飯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聽了，向西門慶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却拿甚麼拴住他的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胡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廝都叫到跟前，審問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來，每人三十板，卽與我離門離戶。忽有書童跪下，說道：那日小的聽見玳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露了口，對嫂子說的。西門慶聽了大怒，一片聲，使人尋玳安兒。這玳安兒早知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裏去。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裏，

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這個。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嚇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玳安道，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若出去，爹在氣頭裏，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道，怪囚根子，誠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吩咐你在我這屋裏，不要出去，於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玳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裏尋，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裏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裏？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遶屋尋遍，從門背後探出玳安來，要打，被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床頂上，說道，沒廉恥的貨兒，你枉做主子，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着急拿小廝來煞氣，關小廝甚事？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玳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

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乃心生一計，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編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的。這孫雪娥聽了個耳滿心滿。潘金蓮又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蕙蓮又是一樣話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喚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

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洗腳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蕙蓮吃了飯兒，從早晨在後邊，打了個幌兒，走到屋裏，直睡到日西，繇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鬢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山頭兒，走來他房裏，叫他說道：「娘子，做了玉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蕙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裏睡。」這雪娥又道：「娘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裏。」這蕙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顛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撞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趁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膽罵我。」蕙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我的漢子，你倒還來自家掀騰。」這幾句話，說的雪娥急了，宋蕙蓮不防，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說道：「你如何打我？於是一頭撞將去，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安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們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裏有人沒人，都這等家翻宅亂的，等你主子

回來，看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就往後邊去了。月娘見蕙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蕙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恰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櫪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落後月娘送李媽媽、桂姐出來，打蕙蓮門首過，房門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媽、娘兒上轎去了。回來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割斷腳帶，解卸下來，擻救了半日，不知多少時分，嗚呼哀哉死了。

月娘見救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興兒，騎頭口往城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於己，在上房打旋磨兒，跪在月娘跟前，休教提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嚇得那等腔兒，心中又丟下不得，因說道：「此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蕙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趁後邊人亂，不知怎的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這箇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裏，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伙，因失落一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伴作，來看了，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興兒同

送到城外地藏寺，與了火工五錢銀，多加些柴薪，纔待發火燒毀，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白，稱西門慶因仗勢強奸他，我女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告狀，誰敢燒化尸首。那衆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興，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裏，來家回話。

第二十八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用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吩咐，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按侯爺，把山東滄洲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冬上覆爹，老爺壽。六月十五日，好歹教爹上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旋即使他回喬大戶講去。只見賁四來興兒走來，見西門慶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何燒了回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說道，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音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

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安兒，送與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裏，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得鮮血順腿淋漓，寫了一張供狀，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限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着，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

西門慶剛了畢宋蕙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願銀匠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樣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緞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一地裏拿銀子尋不出。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件玄色焦布，俱是織金邊五彩蟒衣，比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幾倍，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得。於是打包，還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正是灼石流金之際。這西門慶近來遇見天熱，不會出門，在家散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們打水澆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來安

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當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排線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髻，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裏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裏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裏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來戴。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出把旁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朶來，浸在一隻碎磁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插下恁幾朶來，放在這裏，不與娘戴。於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枝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抵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教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來，你却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搯個尖兒，於是又與了他一朶。金蓮簪於雲髻之旁，方纔往後。

邊去了。不想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想了想，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格子外，潛聽。聽了多時，聽見他兩個在裏面，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這身上好白哩。良久，又聽見李瓶兒低聲叫道：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月孕。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良久，只聞得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驀地走來，便問五丫頭在這裏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脚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選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身上的肉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裏。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帶了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後邊替大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偎紅依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西門慶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正是得多少壺斟美釀，盤

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座，那涼墩兒只怕冰。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叫春梅取月琴來，教與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却是誰養的你恁乖，俺們唱，你兩人倒會受用快活，我不，也叫李大姐拿了椿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旁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款跨絞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鬢繡春在旁打扇。須臾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閒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旁，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瞧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這糊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前軒花草皆溼。正是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少頃雨止，天外殘紅，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遇碧磯之潤，晚風涼落院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好，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裏去，奴也要看姐

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於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零亂，漸輕雷隱隱，兩收雲散。但聞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攜素手，整雲鬢，月照紗廚人未眠。』(右調梁州序二闕)

『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草邊，閒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闕苑何足羨。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右調節節高)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撇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的不輪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個壺兒耍子，吃三盃。婦人道：怪行貨子，放着亭子上不去投，平白在這裏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

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彈了一回，說道：「我聞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于雲髻之旁，說道：「我老娘帶過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將兩隻脚斬下來，當角黍兒下酒。那婦人便道：「怪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於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適纔你和李瓶兒做甚沒地扯騷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怪奴才，單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趕的好事兒。」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胡說，你叫我聲心肝，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心肝，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的？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裏，投壺耍子兒去。」因把月琴跨在胳膊上，彈着那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裏笙歌按。」（右調節節高）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拚取歡娛歌笑喧。」（右尾聲）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架。但

見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鵝鷓馬乳，水晶丸裏，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幄，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芳，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著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旁。金蓮把月琴倚了，和西門慶投壺。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盒子上一碗水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裏使錢兒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叫人還往那裏尋你們去？誰知驀地這裏來。秋菊放下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裏邊攢就的八瓣細巧菓菜，一小銀壺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篸兒，安放一張小涼机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方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連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叫春梅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兒，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席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裏略躺躺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抱了涼席枕衾來。婦人吩咐放下鋪蓋，拽上花園門，往房裏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起身，脫下玉色紗襪兒，搭在欄杆上，徑往牡丹台畔花架下小淨手去了。

回來見婦人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停當，獨自一人臥于衽席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沙扇兒搖涼。西門慶看見，將婦人紅綉花鞋兒，摘取下來，把一隻酒杯兒，放在鞋內，遞與婦人吸飲。那婦人仰臥席上，看不見鞋內酒杯，便伸手上來接着，竟將鞋兒杯兒，一齊翻倒，把身上的衣衫，搗的淋漓溼透，坐起身來，欲把西門慶打下幾記，以洩此憤。不料春梅燙了酒來，却被看見。西門慶見春梅進來，又知婦人懊恨，一直向假山頂上奔逃。婦人直追至假山頂上，春梅將婦人攔住，說道：「怎的身上弄得這樣？」婦人道：「你問他。」西門慶在假山頂上，不住的只對他笑。婦人道：「你不下來罷了。」叫春梅你去替我拿一件茜紗衫兒，大紅紗褲兒來，與我換了。」春梅道：「這裏沒換處，不如到房中去換了再來。」婦人道：「怕怎的？」春梅忙到金蓮房中，開了箱子，把一件湖色茜紗衫兒，一條大紅春紗褲兒，來到園中，只見婦人坐在一塊石上，西門慶仍舊在假山上，手裏拿着酒兒，且吃且笑。春梅將衫褲遞與婦人，那婦人走進翡翠軒去，更換了。西門慶見婦人已去更衣，叫春梅將酒壺兒，送到假山頂上，臥雲亭那裏。春梅不肯送去，說道：「娘要噴哩。」西門慶走下假山，將春梅一把拖住。春梅道：「不怕娘打麼？」西門慶道：「他怎能打我？」春梅道：「你不怕他打，怎的逃上假山？」兩人正在糾纏，金蓮已從翡翠軒，換了衣衫，走過來，看見西門慶撲着春梅，不覺頓含酸意，緩着步兒，拾了一塊小小的石子，

向西門慶身上丟來。西門慶回頭看見婦人，便撇了春梅，深深拜了一個揖，說道：罷了，咱再吃酒罷。婦人陪着笑臉道：你叫春梅同吃。西門慶道：咱三人一同投壺耍子。婦人道：我是不吃了，吃的滿身都是酒氣，還要吃怎的酒來。西門慶道：咱吃得你滿身不是酒氣，倒是醋氣哩。婦人就伸着玉指，把西門慶臉上一彈。春梅在旁，不好意思，就大放步，一直走到假山上，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見春梅走了，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你爲何張致起來，便走到假山上來。春梅早從右邊一條小道兒下去了，打藏春塢雪洞兒裏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欲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裏攔腰抱住，說道：你還逃到那裏去？遂輕輕將春梅抱到葡萄架前，與婦人分左右坐下。婦人道：春梅吃些酒，壓壓驚。春梅道：這熱天，怕吃不得酒，還是飲些冰水，到是爽快。西門慶接過來道：不准吃冰，只准吃酒。婦人道：他肚子裏沒懷着胎，就飲些冰水，也不妨事的，不像他人飲了冰，就要害事哩。西門慶把眼睛對婦人瞧了一瞧，說道：你也不准飲冰水，隨手將一盤冰，丟在草地裏。春梅連聲叫道：可惜。于是三人一同坐在衽席上，斟了些酒，吃了多時。那婦人醉意矍矍，星眸半掩，倒臥于側。西門慶復叫春梅吃了幾杯，叫他在旁打着扇，只顧自己吃酒，不理婦人。吃來吃去，仰臥于醉翁椅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二人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裏，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

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沒醒來，便輕輕移步階前，探了一朵茉莉花兒，靜悄悄躡過婦人頭邊，將茉莉花兒輕輕的向婦人耳朵內，擾了一擾。那婦人醉態朦朧，疑是飛蛾掠過鬢邊，用手向耳邊一擦，依舊睡去。西門慶嗤嗤的笑，又探了一朵金櫻子，却與耳朵大小一樣，正向婦人耳內放着，不料婦人忽然驚醒，把頭一側，將金櫻子花蒂折斷在耳朵內。婦人慌了，狂叫一聲，西門慶早忍住了笑，從後面走了。春梅聽得婦人狂叫，連忙走過來，看見西門慶不在醉翁椅上，就知是西門慶的作怪。見了婦人，便問怎的那婦人捧着耳朵，說道：「不知怎麼東西，走到耳朵裏去了。」春梅看是一朵未開的金櫻子，便道：「可是爹作耍哩，娘不要慌的。」春梅替他取了一晌，取不出來，遍處去尋了西門慶來。西門慶道：「誰叫你睡在這裏，想是這花兒要叫你醒來。」婦人道：「你不是要謀財害命麼？我沒怎的財，如何來纏我？」西門慶道：「我替你殺殺癢，誰知被你吃住了，拔不出來。」叫春梅到房中，取把箝子來，就取出來了。春梅道：「怕不合用哩！」春梅逕到房中，取了一把杭州箝子來，遞與西門慶。婦人害怕箝子，不肯被西門慶箝取。春梅道：「不妨事的，我來替娘取罷。」伸手便向西門慶手中奪了箝子，慢慢的與婦人，將耳朵內的金櫻子，取了出來。婦人見金櫻子，這般纍纍，便向西門慶面上猛力擲去。西門慶不提防，被金櫻子擲在額上，打

得撲通一聲。西門慶惱了，罵道：「賊淫婦，敢怎的大膽！」那婦人不由分說，竟哀哀的哭起來。西門慶見他哭了，反含着笑容，用巾替他拭了眼淚，抱他到房中，叫春梅安排酒席，與他講和。

第二十九回 陳敬濟微倖得綉鞋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脚上穿的那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擱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舖蓋，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你真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腳進來了。」秋菊道：「你穿着鞋，怎的屋裏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粧憨兒，不過只在這屋裏，你替我老實尋是。」這秋菊三間屋裏，床上床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裏討那隻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裏有鬼，攝了我這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都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裏做甚麼？」秋菊道：「到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裏，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熱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裏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來，叫他院子裏頂着石頭跪着。」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兒，那裏得來。兩個尋了一遍，回來，春梅罵道：「你媒人婆迷了路。」

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會見娘穿進屋裏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噓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擾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裏，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叫探出他院子裏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裏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裏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裏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旁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這奴才，看他那裏尋去？』這春梅又押着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處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裏沒尋哩。』春梅道：『那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裏，我看尋不出來，和你答話。』於是押着他到了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床，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裏？』決的捱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怎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你這歪刺骨，可死的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裏着些棒兒香與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只大紅

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生得到這書篋內？好蹊蹺的事。於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裏？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緞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腳上試一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略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那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裏，悄悄藏在那裏，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吩咐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還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頭，頂在他頭上。婦人又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腳上，嫌房裏熱，吩咐春梅把粧台放在玩花樓上，梳頭去了，不在話下。

却說陳敬濟早辰從舖子裏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裏正頑着，見陳敬濟手裏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耍子罷。敬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敬濟

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裏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敬濟看。敬濟便問是那裏的？那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裏耍子，看見俺爹捉着俺五娘的兩隻腳兒，在葡萄架兒底下，搖搖擺擺，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娘要菓子吃，在葡萄架下，拾着這鞋兒。敬濟接在手裏，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寸三，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哩。敬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耍去了。這敬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滑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裏，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

陳敬濟袖着鞋，逕往金蓮房裏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姑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這小夥兒打步擦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上，前而開的兩扇牕兒，掛着湘簾，那裏臨鏡梳粧。陳敬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插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札着一窩絲纒，上戴

着銀絲髮髻，還墊出一絲香雲，髮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打扮的就是活觀音。須臾，婦人梳了頭，撥過粧台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敬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甚麼敬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敬濟道，你看我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了，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得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敬濟向袖中取出來，提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個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遠地裏尋。敬濟道，你鞋怎的到我手裏？婦人道，我這屋裏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竄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敬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不往你屋裏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倒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敬濟道，你只好拿爹來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你幾時有些忌憚兒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裏？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宜，自古物見主，必索取，但道半個不字，叫你死在我手裏。敬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裏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

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與你？」敬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裏見過，不好與你的。」敬濟道：「我不，五娘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我一心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牢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綴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了。」

這陳敬濟連忙接在手裏，與他深深的唱個喏。婦人吩咐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敬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裏拾着的，今朝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如此這般，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敬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着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攬掇他出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不肯，擋住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陳敬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裏？」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說道：「可是作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

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膽奴才，你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說我是三隻脚的蟾，不由分說，教春梅扭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拾了娘的鞋，這回叫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到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

且說西門慶叫了敬濟到前廳，封正頭禮物，送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衙親識，在永福寺，都與他送行，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玳安送去，廳上陪着敬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個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台上，基上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豬也似叫起來，方纔住手。這小猴子倒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裏，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喊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忘八

羔子，我的孩兒，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誰在一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得鼻口中流血，假若死了，淫婦忘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廚房裏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足。因金蓮在房中倍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綠綢子睡鞋，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怪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油了，那裏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脚上，你不知我一心歡喜的穿紅鞋兒，看着心裏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醜兒，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攪着的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吩咐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揸着鞋兒，說道：「娘這個鞋，只好我一個脚指頭兒罷。」那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

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吩咐取刀來，等我把淫婦鞋斬幾截子，掠到茅廁裏去。教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砍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裏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早晚看着，好思想他？正經俺們和你怵一場，你也沒怵個心兒，還要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偏有這些兒，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跟前行了禮法。於是用手將金蓮身上，拍了一下，逕向床上睡了。正是丟開三兩語，曲盡萬千心。

第三十回 吳神仙細推冰鑒 潘金蓮同浴蘭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翡翠軒台某兒上坐着描畫鞋扇，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畫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上扣繡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緞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做高底的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

邊，玉樓在房中倚着護炕兒，也納着一隻鞋兒哩。看見金蓮進來，說你早哩。金蓮道：我起來的早，打發他爹往城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裏趕早做些生活，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逕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搭兒裏好做。因問你手裏納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緞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納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納了，這一隻又納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比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裏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拿了茶那裏去吃來。玉樓吩咐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走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好着，你若嫌木底子晌脚，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他爹因我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去弄油了，吩咐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裏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他爹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打的躺在地

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喊罵，罵那個淫婦忘八羔子學舌，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忘八羔子，也不得潔淨，俺再不知罵的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大姐姐問他，你爹爲什麼打你，小廝纔說因在花園裏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叫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外跑了。原來罵的忘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旁邊坐着，大姐沒在眼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大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兒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怎的教小廝拾了，想必吃醉了，在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錫成一塊，纔吊了鞋，如今沒的遮羞，拿小廝頂缸，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扯談，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要拿刀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說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他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

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是虧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等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我調唆漢子也罷了，若不教他把這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怕數人挾不到我井裏去。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姐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裏，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遷植兒和人嚷。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記在心裏。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裏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

西門慶一日，正在前廳坐，忽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慶喚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條，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他能通風鑿，善究子平，識陰陽，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祕談，審格局，決一時之榮枯，觀氣色，斷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

真容，定是成都賣卜人。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名滴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通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不愧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款待。神仙道：貧道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必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相未遲。於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抬過桌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午時生。這神仙暗暗十指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戊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午時，七月二十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取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武旺了，幸得壬午日，子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午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

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子相合，目下丁火來尅，尅我者爲官爲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現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定有熊羆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將壬午日冲破了，又有流星打攪，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目下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日逢破敗五鬼，在家吵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定爲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還有幾樁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何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形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尅，必損其身，妻宮尅過方好。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

於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祿之人，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生二毛，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歲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貪花，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來世之榮枯。因念道：

『承漿地閣要豐隆，準乃財星居正中，平生造化皆由命，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於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衆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旁邊觀相。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响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薑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鬢，坤道定多秀氣，這幾樁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怪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何妨。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因念道：

『女人端正好容儀，緩步輕如出水龜，行不動塵言有節，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於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視看良久，此位娘子，額

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樑微低，非貧即天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背並蛇行，早年必定落風塵，假使不是娼門女，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道，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溫厚堪同掌上珠，威命兼全財祿有，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嘻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抬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顛，面上黑痣，必主刑夫，唇中短促，終須壽夭。因念道：

『舉止輕浮性好淫，眼如點漆壞人倫，月下星前長不足，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姑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但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黛低壓，主月下之期，觀臥蓋明潤。

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遇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縝，鷄犬之年，豈可倖過，慎之慎之！因念道：

『花月儀容惜羽翰，平生良友鳳和鸞，朱門財祿堪依倚，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嬌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念道：

『燕體蜂腰是賤人，眼如流水不廉真，常時斜倚門兒立，不爲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叫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低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而長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當受折磨。』念道：

『惟夫反目通性靈，父母衣食僅養身，狀貌有拘難顯達，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紀不過二九，頭戴銀絲雲鬢，兒白挑線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纏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

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高強，神急眼圓，爲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主早歲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吃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端正五官平，口若塗朱行步輕，倉庫豐盈財祿厚，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謝，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飄然而去。

西門慶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現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磨折，不知怎的磨折？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或者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站在一處，又

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我親生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罵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閒遊，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周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午，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正是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教一個來。」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吩咐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我吃。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戴着銀絲雲髻兒，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吃了。」春梅說：「噴道不進房裏來，說你要梅湯吃，等我放在冰裏，湃一湃你吃。」西門慶點頭。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子，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裏大娘和你說甚麼？」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

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你娘在那裏？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裏，叫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在床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瞧他一瞧去。於是春梅向冰盆內，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泔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蓮房中。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床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鈿威廳床，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替他也買了一張螺鈿有欄杆的床，兩邊格扇是螺鈿攢造，花草翎毛，掛着紫紗帳幔，鑲帶銀鈎。婦人睡在床上，只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着鴛鴦枕，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西門慶悄悄走近床前。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的，攪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個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裏來，只許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香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愛，欲奪其寵。西門慶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便仔細觀着。婦人道，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們是沒時運的。西門慶問道，說你要洗澡？婦人問道，

你怎的知道來？西門慶道：是春梅說的。婦人道：你洗，我叫春梅掇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到房中，注了湯。西門慶洗浴了一回，然後金蓮洗身，拭抹身體乾淨，止着薄綿短襦上床，安放坑桌菓酒飲酒，叫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拿菓餠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斟了一鍾，摸了摸，冰冷冷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得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吩咐教你盪了來，如何拿冷酒來與爹吃？你不知安排的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探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裹腳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碜兒來了。那秋菊把嘴谷趨着，口裏喃喃呐呐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探過來，叫春梅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於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裏，叫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叫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掇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吩咐拽上房門，兩個體倦而寢。

第三十一回 蔡太師覃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做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囚根子，有甚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看墳的張安，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似的，悄悄兒的，爹和娘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安在外邊等等兒。」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探問道：「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誑我一跳，有要沒緊的兩頭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話，還要趕出城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叫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料西門慶在房裏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坡隔壁，趙寡婦家莊子兒，連地要賣，價銀三百兩，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叫張安和他講去，裏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若買成這庄子，展開合爲一處，裏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他罷。」婦人道：「也能，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坟，到那裏好游玩耍子。」

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台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鬢，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拿板子來。金蓮問秋菊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來與爹吃？」原來你家沒人了，說着，你還釘嘴。鐵石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廚下去了。李瓶兒道：「老馮領了個十五歲的了頭，後邊二姐買了房裏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金蓮隨與李瓶兒一仝後邊去了。李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

單表來保與吳主管押送生辰擔，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飢餐渴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扛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裏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裏使稱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

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你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二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略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霽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緞道袍。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腳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取出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吩咐把禮抬進來，到二門裏首伺候。原來二門裏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于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抬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盞玉盞，白晃晃銀拔仙人，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緞，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意，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太師

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旁邊伺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揚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大恩，書到衆鹽客都就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保說道：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骨碎身，莫能答報。于是喚堂候官抬書案過來，即時簽押了一道空名告身箭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個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箭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丞，倒也去得。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箭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箭付。吩咐明日早晨，更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

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夤緣鑽營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賊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是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與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爹爹說那裏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拘甚事，但承吩咐，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將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你那貴處有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歲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說畢，隨將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裏替你差個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費往返了，我吩咐了去，部裏不敢遲滯你文書。一面喚了個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

討了勘合，問得是太師老爺府裏，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勛，即時使印，簽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注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即日雇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當日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鱗脯，盆浸冰桃，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裏做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裏痛，歪着哩。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歪着，來這裏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裏疼，屋裏躺着哩，我使小了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他那裏是這個月，約他是八月裏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了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冷風，你吃上鐘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吩咐春梅，你們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排雁柱，袖跨絞綃，啓朱唇，露皓齒，唱人皆

畏夏日。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叢撮着，也沒等的唱完，就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就着心，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裏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廝，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平安兒飛跑，快請蔡老娘去。于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裏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煞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時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平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忙叫玳安騎了驢子迎上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裏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裏歇涼，一處說話，說道：爹嘴裏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的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胎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道：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指着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月娘道：嬌兒，生受，你怎的這時纔來，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床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紉接草紙不會？月娘道：有便叫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

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裏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裏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裏的，教大姐姐白搶白撞，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裏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詔刀了，我和你怎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入門見喜，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坐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踏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裏尋慣兒去。正說着，只見小玉抱着草紙綑接，并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娘自預備下，他早晚用的，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能，俺們是買了個卍雞不下蛋，莫不吃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泡虛歡喜。玉樓道：五姐是什麼話！以後他說的話，不防頭腦，只低着頭，弄裙帶子，並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養孩子，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裏，被台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勸兩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也是錢，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裏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

媿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逕自去到房裏，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二十三日也。

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緞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鄰里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麵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奶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顧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了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現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

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說道：老爺見了禮物甚喜，便說我累次受你主人之禮，無可補報，朝廷欽賞了幾張空名誥身劄付，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姓填注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任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的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注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於是把一樣兩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便是朝廷明降，拿到榜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抬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攜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果然不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吩咐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裏，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易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房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鄰朋友，一概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當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

第三十二回 琴童兒藏壺構釁 西門慶開宴爲歡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裁剪尺頭，趕造匾額，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帶。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說着，跪在地上。慌的伯爵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要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一份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參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服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如今我寫了一帛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事成恩有重報。」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單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想來看我面情，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陸續還他，也不遲，俗話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上不得鍋，哄了一日是兩晌。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於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平安兒通報了，二人進入裏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和陳敬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請坐。伯爵問道：「哥的手本對付，

下了不會？西門慶道：今朝使小价往提刑所下割付去了，還有東平府并本縣手本，如今正要叫賣四去下。說畢，畫童兒擎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并不提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就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何如？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裏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只這條犀角帶並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就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多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號稱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寶。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們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裏的帶，昨日一個人聽見我這裏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難得這等款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闊綽，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誇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會？伯爵道：吳二哥正爲要下文書，今日巴巴的央我來煩你，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雖是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抬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的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

之類，共要許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煩二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他幾兩，索性周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說他舊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未知救濟了多少，不然，你叫他那裏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行利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明日你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子攪纏。於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個排軍來答應，就討問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拿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打發出門去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交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幹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裏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提。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也許不肯借與你。」吳典恩辭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約會四衛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名喚張小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著青綃直褶，涼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作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靴新帽，不叫他跟馬，叫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掌花園門鑰匙。祝實念又保舉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鄰舍，何等榮耀施爲。

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在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鄰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滿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斟酒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後邊廳上，就脫了衣服，叫書童疊了，安在書房內，止帶着冠帽，隨後邊去。到次日起來，旋使丫鬮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床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床脚踏板上，鋪着鋪氈。西門慶或在書房裏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裏丫鬮，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得伶俐清俊，與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於是暗和上房裏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牕戶台上，攔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玉簫撞隔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時還描眉畫眼，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裏放着哩？」書童道：「在床南頭安放着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吩咐我叫問你要那件玄色匾金補子。」

絲布員領五色襖衣穿。書童道：衣服在廚櫃裏，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跟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髻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褂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的兒，你就愛。玉簫道：你小廝家，帶不得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儻要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擰了他一把，說道：賊囚，你來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得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得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主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裏擺酒，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裏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于是叫他約會下，纔拿衣服，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吩咐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叫來興兒買辦東西，添廚役茶酒，預備桌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前管酒。吩咐西

門慶上馬，送行去了。單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酒壺，并四個梨，一個杯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裏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賤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裏邊，三不知找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床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裏，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裏。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裏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裏。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你問他怎的？琴童道：我有個好的，叫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熟鵝肉，一碟玉米粉杏仁菓餠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裏笑甚？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叫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裏玉簫和書童兒小廝，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找尋，休拿出

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迎春道：等住回找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不題。

當日晚間，酒席上人散，查收家伙，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裏得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頑昏的你這淫婦，我後邊有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找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叫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的那大丫頭賭身發咒，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和小玉兩個，正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些甚麼，你們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家伙，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娘子，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月娘道：今日席上再無閑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什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筵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

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比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不見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往那裏來？」迎春悉把琴童在外邊拿到我娘屋裏收着，不知在那裏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裏？」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裏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裏笑了一聲。西門慶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與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裏就賴着他那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依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裏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們，如同生利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眼窟窿，噁人，誰不知姐姐有錢，平日慣的他們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都逼了，也休要怪他。」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就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裏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裏熱鬧，俺們沒孩子的屋。」

裏冷靜。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裏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攏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不要進我那屋裏，踹踹門檻兒，叫那牢裏拉的囚根子，把腿骨歪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咒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鷄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抬一個滅一個，把人躡到泥裏。」

這裏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美酒，一牽羊，兩疋金緞，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嘉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們兩個，且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有院中雜耍扮戲的，叫你二位，只管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們，我叫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裏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

位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荆南江，敵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使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揀出來不會？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叫孩兒出來，恐風吹着他。他孀子說，不妨事，叫孀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裏走一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裏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裏舊疾又復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到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同回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吩咐後邊，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說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裏，相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叫孀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毛衫兒，生的面白脣紅，甚見富態，都誇獎不已。吳大舅與二舅布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緞兜肚，上帶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上穿着數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唬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纓鎖排隊，喝道而進。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叙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

官都是綿繡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裏面鼓樂喧天，笙歌迭奏，西門慶進入，與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西門慶就把盞讓座。劉薛二內相再三遜讓道：「還行列位。」只見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官，居于主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再讓。」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個喏，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旁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荆都監、衆人。須臾，階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當日這筵席，說不盡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教坊司俳官簇擁一段笑樂院本上來。笑樂院本扮下去，就是李銘、吳蕙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吩咐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過謙。」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歎浮生，有如一夢罷。」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歎世之辭，今日西門慶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得。」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慶賀唱不得。」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吩咐他，你記的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離別之詞，越發使不得。」薛太監道：「俺們內官的營生，只

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們唱罷。夏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遂吩咐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慶老爺加官進祿，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怎的是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今日又又西門慶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們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家，咱們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為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裏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婉轉，真有繞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相等纔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相擾，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華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吩咐你們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院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臨了一總賞你們罷。衆樂工道：小的們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與銀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晚了，轎子來了，俺們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舅爹在這裏，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小當啞剝賣，俺們兩日沒往家裏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搭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放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暗叫吳惠李銘唱罷。問道：你吃了飯麼？桂姐道：剛纔大娘留俺們吃了，于是齊磕頭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這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得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並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們打攪得哥太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拿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

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個哥兒，便叫小廝在那裏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漆金方盒拿了兩盒禮物，閃紅宮緞一疋，福壽康甯鍍金銀錢四個，追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一兒一個，銀八寶二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提。西門慶陪着吃了茶，就先擺飯。剛纔吃罷，忽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忙整衣冠，出二門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典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敘禮，請薛內相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坐首席，席間又有尙舉人相陪。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階下鼓樂嚮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隊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拿兩吊錢出來，賞賜樂工。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

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了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擔，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

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裏好走動。月娘忙叫他脫衣服坐的，因問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吩咐，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多時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你好人，就不等俺們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們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三個在下邊凳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你有水盛些來我洗手。那小玉真個拿錫盆，舀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拿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下，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

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惜頑，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甚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吃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個在屋裏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客人待上坐，你們還不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桂姐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耶嚙！遭遭兒有這起囊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甯可在屋裏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拿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那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嚼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裏，拿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

不出來見他，那張二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個小廝跟隨，坐在俺們堂屋裏，只顧不去，急的祝麻子直攔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杯茶兒，俺們就去，把俺們笑得要命的，只像告水災的，好個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小二官兒先包着董貓兒來，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忘八好着一向了，這日纔散走了。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城外，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個眼色，說道：我到爹宅裏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道：你和他沒些兒相交，如何却打熱？桂姐道：好頑的劉九兒，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碓磑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便說出來，噴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到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勻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便說道：你們說了這一日，我不解，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裏不題。

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帶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唱的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燦爛，身邊蘭麝濃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零布在那裏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

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壘，喬大戶坐首席，其次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實念雲理守常時節白賚先傅自新賁第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婉轉，舞態輕盈，酒若流，饌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們唱了，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搗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拿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衆尊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們背後放花兒，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婦兒，怎麼晚不晚？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個，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裏，却說人欺心，前日在爹宅裏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

裏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樣晚，使丫頭往他家瞧去，說他來了，好不教媽說我，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攪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噴道他頭裏，坐在大娘炕上，就買弄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兒，定菓盒，拿東拿西，把俺們往下躑，我還不知道，倒是裏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大副蹄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道，他如今在這裏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搗子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裏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曾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裏，在你那裏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不是那日我還坐坐，中有兩個人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裏相招，

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杯，又斟出一杯。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屎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歪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愛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裏噴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頭裏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個小曲兒。伯爵問主人：今日李桂姐兒，怎麼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動，說這應二爹聽錯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們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杯酒，不教他唱也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韶刀，頭髮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我進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茶了。桂姐又問玳

安真個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于是向月娘鏡台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鬚髻，周圍金釵釵釵，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撲鼻，朝上席不端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吩咐玳安，放錦櫳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上酒。喬大戶便忙欠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傍說道：「喬上尊，你請坐，教他侍立。」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婊子了，現大人做了官，情願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個有這等事，俺們不曉的，趁今日衆位老爹在此，一個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裏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洒上些水，扭出汚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賊狗才，單管這閒事胡說。」伯爵道：「胡鐵倒打把好刀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弔過來，就是個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

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污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口兒罵，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都扯斷了，繇他，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拿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個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囊刀子，好乾淨嘴兒，把人的牙花也磕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鬪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叫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拿過刑法來，且叫他唱一套與俺們聽着，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這裏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

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裏宿歇，於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見西門慶兩廳擺酒，在鏡台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內，問道：他怎這般哭？孀子如兒道：娘往移邊去了，哥哥尋娘，這等哭。那潘金蓮

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便知道你媽媽，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嬾子如意兒說道：五娘，你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拿襁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兒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添換菜碟兒。那潘金道：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你媽媽來了。月娘忽抬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樣晚，平白抱他出來做甚麼舉的恁高？只怕唬着他，他媽媽在屋裏，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裏，奶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濕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裏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鬪了一回，吩咐好好抱進房裏去罷，休要唬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嬾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喂了嬾，就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嬾子喂他嬾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絨緞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

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裏，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嬾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謊了他。走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謊了他，就一字沒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西門慶道：「你叫他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爛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

第二十四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偷奸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麼？」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爛，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了些罷，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搽與老淫婦一搽子。」月娘道：「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

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擎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拿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晨，便他往那裏去？那時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一個湖州客人何官兒，城外店裏堆着五百兩絲線，急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拿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穴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絨線舖子，搭個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裏，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裏，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敬濟已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裏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屋子裏，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城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上三

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拿出九兩佣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滿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線，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個姑子，住兩日，晚夕宣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纔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裏，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裏要在李瓶兒房裏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裏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裏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叫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夜間陪西門慶同寢。無非是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住別人房裏去。正是寶鴨香濃春睡足，文鴛夢穩艷情多。」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菜菓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緞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歡喜的肩歡眼笑，過一邊來，拿與金蓮瞧，說：「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

皮的，什麼好的，拿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拿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可整理碟子來，篩上壺酒，拿過去還敬他就是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嘗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吩咐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拿到李瓶兒房裏，說娘和姥姥過來，無事和六娘吃杯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們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吩咐，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裏呵甌子酒去。不一時，敬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敬濟請來，見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菓盒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叫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吊了造化了。喫了個嘴兒，教春梅拿寬盃來，篩與你姐夫吃。敬濟把尋的衣服，放在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個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敬濟說道：五娘賜我，甯可吃兩小鐘兒罷，外邊舖子裏，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鐘，那小鐘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鐘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

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籩上，那敬濟笑着，拿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拿筷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拿筷，故意戲他，向攢盒內取了兩個核桃，遞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笑我弄不開他。於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口牙像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敬濟道：兒子世上有兩椿兒，鵝卵石，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鐘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鐘兒，說頭一鐘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敬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只此一鐘，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裏吃酒去了？敬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裏，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敬濟道：今朝送茶去了。李瓶兒向他家搬到那裏住去了？敬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

說話之際，第二鍾酒，早又斟上來，敬濟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鐘，趁金蓮眼錯，得手拿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們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的？那敬濟

走到舖子內，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裏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裏，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敬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又不知家裏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這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敬濟道：「有人來贖衣裳，這可怎樣？趁爹不過來，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們拿了他的一般。」急得敬濟只是午回磨轉。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中，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裏？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裏，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裏，只揀眼生好的，唱個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敬濟道：「這五娘就勒搆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金蓮道：「你這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撐小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便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杯，蓋着臉兒好唱。」敬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個菓子名山坡羊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裏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玉黃李子兒抬舉。人人說你在翠花下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搗的紛紛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生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幹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依靠着誰。」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舖子裏，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裏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裏尋。敬濟道，耶咯！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旁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裏騙子說一百個，二百個，纔唱一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裏放你不過。敬濟說，我還有一個兒看家的，是銀名山、羊坡，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於是頓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擊着黃粟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裏，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馨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捨。

第 三 十 四 回 (101)

我把如同印箝兒印在心裏，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撿着雙火筒，頓着罐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叶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冤家，輕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頓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敬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嬾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台上坐。便說道：「孩子纔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裏，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敬濟慌的拿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裏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喝一杯，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姑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你孩子，逕來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嬾子抱他在風裏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姑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裏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

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入戶家房裏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拿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們要過去瞧，開着門哩。興哥看着兩個盆工的，在那裏做活。月娘吩咐，你教他躲開，等俺們瞧瞧去。平安兒道：娘們只顧瞧，不妨事，他們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抬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走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起，只聞月娘呀了一聲，滑了一隻腳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的玉樓使道：姐姐怎的連忙搗住他一隻胳膊，不會跌下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上不去，衆人扶了下來，諛的臉蠟渣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滑了腳？不曾扭着嗎？那月娘道：跌倒不會跌着，只是扭着腰子，諛的我心跳，在頭裏樓梯子起，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腳，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於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似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於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吊下來了，在樞桶裏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幸得那日西門慶在

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晨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疼痛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裏，纔待脫衣裳，我說你往他們屋裏去罷，我心裏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裏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裏，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唱揚的，一地裏知道，平白噪喇喇的，我怎麼空窩，惹的人動那唇齒。以此就沒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

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鋪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太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現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輕飄，言過其實，巧於詞色，善於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裏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蝦蟆皮，在街上撥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韓希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兒，生的長跳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邊有個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個耍錢的搗

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奸，趁韓道國不在家，舖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蕩子弟，見婦人抹脂塗粉，打扮的嬌模嬌樣，常在門首站立，人略鬥他鬥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平，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這間屋，門面三間，房裏兩邊，都是隣舍，後門逆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夜晚扒在牆上看戲，或白日裏暗使小兒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單等捉奸。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裏，不防衆人陵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掇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擱在手裏，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舖裏，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瞧。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在一處，便問左右看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奸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耍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奸，兩個都是絞罪。那旁邊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像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

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裏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

那日韓道國鋪子裏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盪的一頂帽兒，搖着扇兒，在街上闊行大步搖擺。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是開紙鋪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鋪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二便問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鋪，做買賣，我等缺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凳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二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白汝晃道：聞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鋪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貨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算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在他小書房裏，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正，立心不苟，與財主與

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熱鬧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裏說什麼，教我鋪子裏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捉弄了，拴在舖裏，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憐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呃喏，下邊頓足，就要回身走。被張好問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大官人有要緊事，尋我商議，不及奉陪，慌忙而去。」

第三十五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話說韓道國走到縣門首打聽，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舖中去了，急急趕到家中，因和來保許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了帖兒，對縣中李老爺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逕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裏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爺家。韓道國道：「沒在他宅裏，問應保也他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欄院裏找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號叫何兩峯，請他四條巷內，在金蟬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找着了，

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如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道國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怕要解到縣裏去，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裏說說，討個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不教姪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個說帖，把一切閑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擒住，揪採踢打，同拴在舖裏，望大官府發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麼？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裏。」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叫，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山鑽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廉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裏邊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裏掃地，說應二爹和韓二叔來了。二人掀進簾子，走入明間內。畫童看見，使道請坐，掩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裏？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裏不是？巴巴的跑來這裏問。」畫童便

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台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裏應二爹和韓大哥來了，在書房裏等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裏，看着娘回哥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拿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鸚哥綠春袖，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披襖背心護頂之類，在炕上正鋪着大紅氈條，嬾子抱着哥兒，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撇了，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兒，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吩咐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國打橫，吃了茶。伯爵就開言說：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纔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伯爵攔住，便道：賢姪，你不是這等說了，含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裏，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舖子裏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他令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由分說，擒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舖裏，明早要解了往本縣李大人那裏去，他哭哭啼啼，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帖兒，對李大人說說情面，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

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拿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西門慶一手扯起，說道：你請起來。於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此時我拿帖對縣裏說，不如只吩咐地方，改了報單，明日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一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叫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吩咐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舖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吩咐，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裏聽審，那節級應了，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卻一全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你去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鱗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鱗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拿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

拿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賺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拿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裏辦事官緝聽着首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參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拿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裏，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你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過了日子，那裏希罕他這樣錢。况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折了，到衙門裏，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宰了一口豬，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鱗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粧花織金緞子，親自來謝，彼此面上見個情。應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過些兒，拿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陋禁，有事不問青紅皂白，得了錢在手裏，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拿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

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衆人都各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樞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舖裏，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間保甲，查寫幾個名字，都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裏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裏。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棍徒，不由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們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耍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奸，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捉住，現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起光棍調戲他，不

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裏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裏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甚麼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裏進他屋裏？保甲道：「越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是不許上門行走？像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牆進去？」况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奸卽盜了，喝令左右拏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况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吩咐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恐他，你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帶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夏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爺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也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個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綢緞舖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於車淡的父親開酒店的車老兒爲

首，每人拿十兩銀子來，共湊成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攪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出來，頭戴瓦楞帽兒，插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綴，玉色紗襪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爺請客位內坐，叫書童兒後邊拿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拿茶與應二爺，你不動，且耍子兒，等爺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拿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裏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爺城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話說？伯爵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爺前日說的韓夥計的事，爹昨日到衙門裏，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我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着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吩咐，教他再拿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

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芝麻臉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透個灣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些替他上心些，他後晌時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

這書童把銀子拿到鋪子裏，鑿一兩五錢來，教人買了一罇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鮮魚，一對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送到來興兒屋裏，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就坐轎子，往城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書童使書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拿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罇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裏的書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敬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瓶兒在描金炕牀上，引着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麼恁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子來，傾酒在鐘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

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衙門裏，爹已是打過他，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險。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趕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鋪賺錢。于是不吃小鐘，旋教迎春取了個大銀衢花盆來，先吃了兩鐘，然後也回斟一杯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怪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盡之。李瓶兒把各樣噎飯，揀在一個碟兒裏，叫他吃。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裏，還剩了一半點心噎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盃酒壺，請了傅夥計賁四、陳敬濟來，與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雪，吃了個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城外拜了客來家，平安兒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叉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市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兒取出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

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裏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硯台下，取出一帋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裏，與小的的，說是花大舅那裏送來，說車淡等事，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吩咐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裏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到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出一口糯米牙兒，如何不愛。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吩咐，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裏，正做一處。

忽一個青衣人，騎了馬，走到大門首，跳下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裏是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鼓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塞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裏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逕來報知，累門上哥稟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拿了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裏面，轉過粉牆，只見畫童兒在窗外台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窗下，聽觀半日。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盥水洗手，看見平安書童兒，在窗子下站立，把臉飛紅，往後邊拿

水去了。平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吩咐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拿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罇金華酒，便問是那裏？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罇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鐘兒，就懶吃了。西門慶道：「啊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賒了丁蠻子四十罇河清酒，丟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叫小廝拿鑰匙取去。」李瓶兒還有頭裏吃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鷄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排四碟小菜，切了一碟子薰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頓飯是那裏來的，可見平日家中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裏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城外花大舅那裏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不依，若不是他，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裏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裏，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的方便兒，也是你個陰騭，別的不打緊，只積些你這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

撻打人，得將就便將就些兒，那裏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得情面。

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吃酒，說道：你們白在吃的好酒兒，這樣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鐘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廝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接着，按着桌兒，且兜鞋，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裏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鐘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裏本不待吃，俺娘在家不在家，使怎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廝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蔴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裏，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不要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裏，他還大些。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裏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拿個燈籠接去罷。平安兒於是逕拿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

個是熟抬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裏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城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裏吃得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拿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纔好。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裏？」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裏吃酒哩，姐稟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罷了。到明日，只教長遠倚着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裏聽着，也無別人，你脚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裏一個纔尿出來的孩子，拿整綾緞尺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個可是使不得，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就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個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兒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裏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糧無數，丫鬟侍妾衆多，穿袍兒的，球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裏打齋，西寺裏修供，捨經施像，那裏沒求到，不想他第七個房裏，

生了個兒子，歡喜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錦綉窩兒裏抱大，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個養娘扶持，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裏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椿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裏都夾打了，收在監裏，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拿到舖子裏，就便整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噎飯，在來興屋裏，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撥到六娘屋裏，又買了一罈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舖子裏，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與衆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膽的蠻奴才，把娘們還不放在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裏幹的齷齪營生，况他在縣裏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吃他弄的壞了。金蓮問道，他在六娘屋裏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兒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把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賊，沒廉恥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顛倒着做。囑吩平安，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裏幹這齷齪營生，

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吩咐小的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裏休要提出小的一字兒來。於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姨那裏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都擠在一個炕上，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於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裏，都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說話，逕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進房裏來。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鐘酒兒。教迎春快拿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盃，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膽，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麼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得就裏？

第三十六回

西門慶爲男寵報讎

書童兒作女粧媚客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車淡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教將就他。夏提刑道：

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卽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就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在我手裏，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命水，走投無命，這裏處斷公事不斷。且說應伯爵擎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把眼兒睜着他。書童子是如此這般，昨日我替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裏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早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丟了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桌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廝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胆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裏，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鋪子裏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裏和爹幹什

麼營生。這書童聽了，暗記在心，也不提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在衙門裏去，都往城外永福寺置酒，須臾，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纔來家下馬。就吩咐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姪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裏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拿了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裏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邊。良久，西門慶啜了個嘴兒，便他把門闌上，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告說一節，說道：「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書童在窗外聽覷，小的出來盪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裏書房中說話不題。且說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牆，只見書童兒在那裏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裏，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

西門慶在裏面聽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啞嘴兒說道：「你們悄悄的在屋裏，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略躺躺兒就去。」那春梅那裏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扯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裏，把門兒插着，捏殺蠅子兒是的，知道幹的什麼繭兒？恰是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桌子跟前，推寫字，他便騎刺在床上，拉着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裏，只怕有鍋鏟吃了他是的，賊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恥？」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關着門，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快樂了，到晚夕還進屋裏，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裏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歪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要言，什麼三隻腿的金銀，兩個長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生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教我和野漢子耍？」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廚櫃內，擎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露紗片子，擎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

上，尋一件什麼與你便了，如今往東京送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答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疋南京色緞，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緞。因對李瓶兒說，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子緞鋪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鋪子裏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總包了，做拜錢到好，省得又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敬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不題。

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白賚光走進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賚光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格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裏去了？平安道，今日城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賚光道，既是送行，這樣晚也該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賚光道，沒什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罷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賚光不依，把格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托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賚光在廳上。

坐着，迎春兒丟下緞子，往後走不迭。白賚光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賤兒見白賚光頭戴着一頂出洗覆盞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腳下穿着一雙作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礮子蠅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橙襪子，坐下也不叫茶。見琴童在旁伺候，就吩咐把尺頭抱到書房裏，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裏去了。白賚光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掛念，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白賚光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間暇。今日城外去，因須南溪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管阜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爹四公子，又選了駙馬童太尉姪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拿上茶來。白賚光纔拿在手裏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拿着大紅帖兒往裏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賚光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裏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敘禮畢，分賓主。

坐下。不一時，棋童兒拿了兩盞茶來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會，乙未進士，以牌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們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雖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裏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裏着人尋個菴觀寺院，或是人家莊園，亦好教個廚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賚光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裏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到，沒個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那裏得工夫幹此事，遇閑時，在吳先生那裏，一年打上個醮，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話搶白的，白賚光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掉兒，拿了四碟小菜，牽葷連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又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賚光纔起身，西門慶送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

我不送你，我戴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賚光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聲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諛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吩咐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城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格子坐下，落後不想爺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胆子兒，人進來，你在那裏耍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裏。」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吩咐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顧擎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實回爹不在，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道：「再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吩咐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血淋。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朵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了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擊

下去，也撈他一撈子。一回，撈的小廝殺豬兒似怪的。這裏西門慶在前廳撈人不題。

潘金蓮從房裏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覷。金蓮便問，你在此做甚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裏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撈了一撈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賚光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臉丟掉了，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生日去了，不在家，蠻奴才小廝攪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兩盒下飯，又是一罇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裏，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來。沒廉恥貨，來家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裏，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拿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窗下站着了，賊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教與賊沒廉恥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瞭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腳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肱蒂兒，偏歡喜的只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

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是烏眼鷄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像人哩。二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就在書房裏，今日我使春梅叫他來，誰知大白日裏，賊蠻奴才，闖着心兒哩，春梅推門進去，說的一個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裏，教我儘刀數罵了幾句，他只顧左遮右掩的，先擊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胆兒虛，自知理虧，拿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我自來儘我，我只是不要，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拿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耍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便當你不聲響的。玉樓戲道，六了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斬道。說着，兩個笑了。

旋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噴他餓亂亡命叫喊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衆

牙放在那裏來怎的？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們笑甚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賚光來了。」月娘道：「放進白賚光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瞭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玉樓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弔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不說來貪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邊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屋裏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們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晚了，那裏買燒鴨子去？」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哩，暗藏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裏吃螃蟹不題。

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賁四來興衆人都亂來問平安兒，爹爲甚麼打你？平安兒哭道：「我知爲甚麼來興兒道，爹喚他放進白賚光來了。」平安道：「早是頭裏，你看着我，我那等攔他，他只強着進去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裏，又不去，直等拿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打我一頓，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強自進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

下過來與兒道，爛折脊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額根軸子爛吊了，天下有沒廉恥皮臉的，不像這狗骨禿沒廉恥，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生的，再不爛了賊忘八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裏沒米做晚飯，老婆不知餓的怎麼樣的，開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裏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玳安在舖子裏篋頭，篋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繁的我慌，虧你還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扇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得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意厚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吩咐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進來，不和你打誰？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閑閑，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人進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撈了一撈子，是甚好吃的菓子，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撈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餛子兒拿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裏前邊小廝耍亂不題。

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敬濟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

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戴珠翠，身穿錦繡，來與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姑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鵝，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隻燒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因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担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裏旋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抬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吩咐左右，只受了鵝酒，別的禮都合抬回去了。教小廝拿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舖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顧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鵝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與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那裏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裏鑽過一遭的，果然

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拿來桌上，擺了許多馔飯，把金華酒，吩咐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甌兒篩，熱了拿來教書童斟酒。伯爵吩咐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裏說，怎的不拿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才，那裏有一個螃蟹，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吩咐小廝，把醃螃蟹弄幾個來，今日娘們都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書童拿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常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着手唱。伯爵道：「這等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裝扮起來，像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音兒。

西門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才，專一歪廝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起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裏，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間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綉子衣，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縐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裏搽抹起來，儼然就如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

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眉兒淡了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
別後，山遙水遙，我爲你數歸期，畫損了掠兒梢。』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像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枝簫，說那院裏小娘兒，使怎的那些唱都聽熟了，怎生如他這等滋味潤哥，不是俺們面笑，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到說的正經話，你休虧這孩子，凡事各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老爺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裏兼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待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下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道：又唱了個曲兒。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兒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

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那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了一個曲兒。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了個曲兒。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

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裏說話罷。不一時，賁四進來，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又取一雙錘篸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賁四道，前一層，纔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都沒有，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日，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也沒了，墊地腳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了，百車子多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裏，吩咐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的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吩咐門外看那庄子，今早同張安兒去看，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大皇叔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們不要他的，講過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拿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莊子，向五被

人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裏弄的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搥不着熱饅頭。西門慶吩咐賁四你明日拿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良久，後邊拿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個骰盆兒，俺們行個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裏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說：六娘房裏哥哭哩，迎春姐叫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叫個小廝拿燈籠接去。因問那兩個小廝在那裏？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拿兩個燈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才，忒詔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底，也飲此飲遵，管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行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倒醉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叫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道：我唱個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取事撐達，眉蹙春山，眼橫秋水，鬢縮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
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
難的菩薩。」

伯爵吃了酒，過盆與謝希大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拿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是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葶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舖，問可有榧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裏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擎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晒。謝希大吃了，第三該西門慶擲，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十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量大，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奸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奸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奸來；官云：胡說，那裏有個屈着行房的道理？旁

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不該欺你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此言，謔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於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只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擲時，纔待拿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審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遵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首，徒弟把滌兒鬆了些，吊下來，師父道：你看那樣，倒像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才，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裏飲酒不題。

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拿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裏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子二妗子那裏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裏沒人，子孩好不尋他哭哩，俺們多坐回兒，不妨事。

那吳大妗子纔放了李瓶兒出門。玳安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轎子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等四乘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况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時分，月娘問別的燈籠在那裏？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拿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便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裏拿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拿了兩個來，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拿燈籠來？畫童道：我和他又拿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了去。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等到家和他答話。月娘道：耐煩，孩子家裏緊等着叫他，打了去罷了。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顧那些兒？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裏？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清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踢踢兒，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們不具爹的老婆。玳安道：娘

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拿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你要認差了，冷灶上着一把兒，熱灶上着一把兒纔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脖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囊氣肉營生，平白爹使我接去，却被五娘罵了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那裏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裏唱哩，娘們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榻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像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傍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拿草圈兒，從後邊悄悄兒弄在他頭上作戲。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都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裏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甚麼話來？春梅道：「沒說甚麼。」金蓮又問那沒廉恥貨，進他屋裏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那房裏，」

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嚮，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再沒法處，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是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玉簫借了。金蓮道，再要來，休要與小賊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來，使性兒關門睡了。

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莊子上賺錢，明日又拿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工，行令之間，可兒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於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拿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賊的，我保舉他一場，他得此買賣，扒自在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莊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拿銀子，成向五家莊子，一嚮賺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拿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夠孩子們做兩套冬衣了。兩口子歡天喜地不提。

第二十七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莊上犒勞做工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裏，順便搭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裏翟大爹寄來與爹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裏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寫着：

「即晉大錦堂西門大人閣下，久仰山斗，未接豐標，屢辱厚情，感愧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瑣，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義子，奉救回籍省親，道經貴處，仰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京都侍生翟頓首拜書」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死了。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裏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裏替他尋個女子，不拘

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育，粧奩財禮該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看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那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舖子裏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攜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惱死了。叫了媒人，你吩咐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裏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裏繡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也好，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漿？比不得買什麼兒，拿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着媒人慢慢尋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的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裏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裏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

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爺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裏多少，只願借與他，寫書去翟爹爹那裏，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爹，隨他要多少，我這裏無不奉命。說畢，命陳敬濟讓他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繭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義子，陞祕書省正事，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吩咐，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來說，不在話下。

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拜見，就送了一份下程，酒麵鷄鵝，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立，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抬舉，現做理刑官，你到那裏，必然厚待。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

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官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叙禮交拜，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閱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爲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舟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望乞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祕書正字，給假省親。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現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稱號。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抬舉，雲峰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現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叙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住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瞻顧園池台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道：誠乃蓬瀛也。于是抬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安進士道：在那裏，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

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日？叫甚名字？內中一個說道：小的粧生，叫苟子孝，那一個粧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袁淡，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道：你們是那裏子弟？苟子孝道：小的都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裏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吃，說道：此子絕妙，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日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吩咐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苟子孝答應，在旁拍手唱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鴈香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只勞魂夢牽。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完了，安進士問書童道：你們可記得玉環記『恩德浩無邊』書童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隨唱道：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繡

總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種玉藍田。」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尙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拿兩個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蔡公，此回去還到船上嗎？」蔡狀元道：「暫借城外永福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城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者止留一二人答應，其餘都吩咐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吩咐手下，都回城外寺裏歇去，明日早拿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學生此去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吩咐，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雪洞裏面，暖騰騰掌着燈燭，小琴桌上，早已陳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于是把酒都斟，拿住南腔，拍手唱了一個。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此子

可愛，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在席間，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碗，捧上酒，又唱了一個。當日直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舖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方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驕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排酒伺候，饌飲下飯，與脚下一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緞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數十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贖。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贖，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出席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一面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

第二十八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叫

小廝叫住，到面前問他：你尋的那女子怎樣了？如何也不來回話？婆子說道：這兩日雖是看了幾個，都是買肉的，挑擔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材，屬馬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昨日打他門首過，請我進去，還不得看見他哩，纔吊起頭兒，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似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日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家裏放着多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裏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我來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叫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舖韓影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願去就是了。西門慶吩咐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倘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過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拿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沒的備辦。西門慶

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箱櫃等件，都是我這裏替他備辦。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臨期還教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得與他做房裏人，舊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沒大富貴。馮媽媽道：他那裏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裏要得急，就對他說，休要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耶咯，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雖不稀罕他的，也略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明日他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哄你來不成？他多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細巧菓仁，放在家裏，還往舖子裏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粧抹，打扮的嬌模嬌樣，洗手剔甲，揩抹盞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馮媽媽先來攬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

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來，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緞金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綽綽的兩隻腳兒，生的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臉，描的雙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裏如何？先看他裝束模樣，體態妖嬈，精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蜂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內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得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展，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拿茶出來，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令他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一個女子，烏雲疊髻，粉黛盈腮，意態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毡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裏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晨說了話，就往舖

子裏去了。明日教他往宅裏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手來感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罷。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於是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呈姻緣着線牽，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拿十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釵之類。月娘道，上緊做去纔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裏不着人送罷了。西門慶道，把舖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會？

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愛姐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們，抬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上房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兩疋綿綢，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緞金紗緞衣服，一件大紅粧花緞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副家粧，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衣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理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裏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暖

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

王六兒丟在家裏，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裏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他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裏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他家裏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緩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家事忙，我連日也沒會去。」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等我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一定有些東西，少不得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閉了，到他家裏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那裏坐半日，看他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俺口冷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鍬掘了個金娃娃，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嬌樣，到沒有見他怎的，你老人家明日來，等我問他討個話兒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房。

裏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麪，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起熱飯，炒麪筋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喝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裏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煩着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像個人模樣？到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裏脚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長進了，我們不知在那裏晒牙，植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紅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句，說了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們說個傻話兒，你家官人不在，前後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成，我保舉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裏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裏，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

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裏無人，你若與他回上了，愁沒吃的穿的用的？走熟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裏。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裏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裏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他好閒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裏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跟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情願，我莫非說慌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裏等候。

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稱了一兩銀子，與媽媽拿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拿籃子，買了許多嘎飯，菜蔬果品，來廚下替他安排。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斤麪餅，明間裏揩抹桌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更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吩咐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裏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孩子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

頭馮媽媽拿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房裏坐，正面低窗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剪貼了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弔屏兒，几桌鏝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的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拿托盤兒，說道：「你這裏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叫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待俺家的來，少不的東婿西湊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恁好，又煩費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有，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裏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机兒上坐下。廚下老媽將馮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斤肉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

兒裏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杯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裏，老馮陪他，另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了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酒兒。自此之後，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到起更纔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免得奴望着。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獅子街線舖裏，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吩咐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裏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慳勤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裏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裏打勤勞兒，住宅裏也去的少了，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

一日，畫童兒撞見婆子，叫了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貓兒頭差事？叫幾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裏走走兒，忙的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和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們，拆洗拆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倒說得且是好，寫字的拿逃兵，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鑿匠，我是那鹹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賺的錢，不知在那

第三十八回 (159)

裏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瓶兒去，嘴也趕不上，在這裏賺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裏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裏來，我又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我銀子，教我城外頭替他拿個拜佛的蒲旬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來，賣蒲旬日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旬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粧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驢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裏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吃他咕咕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買的蒲旬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拿銀子到城外，賣蒲旬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裏纔來哩，銀子我還拿在這裏，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裏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坐，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回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月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拿了莊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

了月娘，也沒敢拿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句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拿雙料好蒲旬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又到李瓶兒房裏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餅兒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兒，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裏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漿，我明日早來罷，後响時分，還要到一個熟主兒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扶枝扯葉的，你明日不來，我和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去了。

第三十九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格子前，拿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媽，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裏去，俺爹和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已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二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

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關現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裏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裏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叫他另搭別人，你只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叫他鬪了銀子還你，你心下如何？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收拾庄子，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貨物兒，湊個千五百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借與他，只不叫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撞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裏，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池，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叫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叫他來，我有勾當，叫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叫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耍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裏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哥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廚下，那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拿過一邊吃去，我那裏耐煩，你哥不在

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着臉，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裏酒？打開篩壺來俺們吃。」耶嚅！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裏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裏去了。把二搗鬼仰天推了一交，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怒，口裏喃喃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菜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和你吃杯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叫你不要慌，你另選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兒罵我，訕我又推我，休叫我撞見。」我叫你這不值手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你那裏喝醉了，來老娘這裏撒野火兒，老娘手裏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裏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看見，一溜煙跑了。西門慶又道：「這不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裏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叫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善良被人欺，慈祥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吩咐棋。」

第 三 十 九 回 (163)

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裏，明日帶到衙門裏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不知走的那裏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禮畢，連忙屋裏叫丫鬚錦兒，拿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到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裏，怎的不替你拿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廚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裏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青，裏面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那裏打的酒，都吃不上口，我所以拿的這罈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們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裏，又沒個好酒店，那裏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待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着獅子街那裏，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裏去住罷。舖子裏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舌，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裏要處自恁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裏放下桌兒，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席上來，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料這酒罈，被韓二搶奪了一回，還沒有澄清。西門慶呷了一口，便問這酒與前日家中的好像酒渣兒，却是爲何？婦人道，想是搖動了，沒有澄清哩，叫馮媽媽換

一壺罷。西門慶道，只是可惜呢。這裏叫馮媽媽換酒不提。

且說韓二搗鬼，見西門慶到伊嫂子家中，心中想道：怪不得這婦人仗着他的勢，張致的不了，原來就與他主人西門慶如此這般，且等哥回來與他答話。正籌思間，遇着了一個老友名張得大，就是每日在縣前代人寫抄狀紙的張代書。韓二看見他遠遠從轉灣角上踱過來，問道：張哥，你從那裏來？張得大道：二哥，不瞞你說，昨日縣中有一件案子，多分是個徒罪，他託人關說了理刑的西門慶，送了他五十兩銀子，西門慶就下了一個帖，把這件案子減輕了，責了三十板，釋放出來，不料這人連寫費也沒會鈔，多把西門慶一人賺了，叫咱們沒飯吃哩。那韓二心中正恨着西門慶，聽了張得大一般言語，便道：張哥，你不要說起這西門慶，原是一個市井無賴之徒，我遲早也要和他見個長短。張得大道：却是爲何？韓二道：休說休說，家醜不可外揚。張得大道：什麼家醜？二哥又沒成家，醜從何來？韓二便約他到一家小酒店內，把西門慶與他嫂子通奸的事，說了一回。張得大道：現在你哥哥未回，不可輕于動手，常言道：打蛇不死，反受其害。二哥，你且放着罷。韓二道：若待哥哥回來，倘早晚弄出事來，張哥，還要你幫着就是。張得大道：咱們兄弟，豈有不幫助的道理。二人說了一回，便分手而別。且說這裏西門慶與婦人吃酒，西門慶道：不想今日遇了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

生死難開。婦人道，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看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已是二鼓時分，小廝放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次日到衙門裏，別的公事多不理，就差兩個緝捕，把韓二搗鬼拿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由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性命送了，往後嚇得再不敢上婦人的門纏擾了。

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爹費心，留俺府裏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是前已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了老爹多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散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磕頭下去，謝了一謝，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回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裏好麼？韓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裏，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鬚伏侍，衣服頭面不消說。第二日，就領到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

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叫我拿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裏，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裏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來這裏放水，被他撞見了，拿到衙門裏，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我們大街上，買一所房子，叫咱搬到那裏住去。韓道國道：「噴道他頭裏，不受這銀子，叫我拿回來，休要散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舖子裏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賺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到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裏討了鑰匙，開舖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

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匹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裏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裏纔四個牙兒，脚程緊慢都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槽暫養，初時騎了路上走，把膘跌了許多，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但只好騎着躡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裏，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病了，今早來衙門裏來，旋拿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裏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個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裏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席，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請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

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得多少金尊進酒浮香蠟，象板催箏唱鷓鴣。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裏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燭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使春梅連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如江兒水，唱道：『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猛聽得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兒响，連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又彈唱道：『聽風聲嘹唳，雪灑廳寮，任冰花片片飄。』一回兒燈昏香盡，心裏若待去剔。見西門慶不來，又意懶的動彈了，唱道：『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想起來，今夜裏心兒內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來沒下梢。』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甌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接了衣服，止穿件綾氍，坐在床上，就問吾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

回方睡下了。迎春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夜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夏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匹馬，今日爲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叫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裏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殺香殺氣的，我沒大好生吃。於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下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拿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裏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裏，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困盹，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又續唱道：「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房裏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了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由不得撲漱漱，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心癢痛難搔，愁懷悶自焦，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想起來，心兒裏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來沒下梢。」

西門慶正吃酒，忽聽見彈的琵琶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響。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吩咐迎春，安下個坐兒，放付鍾筷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那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扯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那角門關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中，琵琶放在旁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轉請着不去？金蓮坐在床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裏，隨我自生自滅的，又來瞧探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願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裏擺下棋子了，咱們閒着，下一盤兒，賭杯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自去，我不去，你不知我心裏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閒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嘗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

信叫春梅拿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像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裏，燈下觀看，念道：羞對菱花拭粉粧，爲郎憔悴減容光，閉門不管閑風月，任爾梅花自主張。西門慶拿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拿甚麼比你，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由分說，揆着他，坐在床上，舒手被裏，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兒裏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裏流罷了。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攬掇過他這邊歇了。

第四十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話說當晚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揶揄鮪，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首邊，使了一百二十兩銀子，買了一所房屋居住。門面兩間，到底四層，一層做客位，一層供養佛像祖先，一層做住房，一層做廚房。自從搬過來，那街坊鄰舍，知他是西門慶夥計，不敢怠慢。

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衆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嬸稱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舖子裏上宿，叫老婆陪他，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都知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衙衙門中節禮。有玉聖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拿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嘉頓首拜。西門慶看了說，出家人又叫他費心。吩咐玳安，叫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道，一個出家人，你要便年頭節尾，受他的禮物，到把前日你爲李大姐生孩兒許的願醮，就叫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出來，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我就忘記了。月娘道，原來你是個大縐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噴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裏就把這願醮在吳道官廟裏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裏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裏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裏就是了。因問玳安，他廟裏有誰在這裏？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禮來的。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

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一面讓他坐。應春躬身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了，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遜謙數次，方纔把椅兒推到旁邊坐下。問道：老爹有甚鈞話吩咐？西門慶道：正月裏我有一願醮，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就要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閒不閒？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吩咐，隨問有甚經事，敢不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誕日罷。徒弟道：此日正是天誕，又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請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分清醮。徒弟又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是一兩酬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裏連阡張香燭，一齊帶去。喜得那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六疋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緞，兩罈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鷄，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做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敬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門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竟出東門，

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寶旛，過街榜棚，旋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但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綉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晶瑩，左右階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八寶殿前，侍立是長生玉女，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金鐘玉磬，萬象森羅，自此便爲真紫府，更於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由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大書『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閭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四字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地謝天，報國酬恩，九轉玉樞，酬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昊帝居尊，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西門慶走進壇中，香案旁邊一小童，捧盆中盥手畢，鋪排跪請上香。西門慶行禮叩壇畢，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氅，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道，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也當叩祝，增延壽命，何以又叨老爹厚賞，誠有愧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隨即請去外方丈，三間廠廳，松鶴軒那裏待茶。西門慶剛坐下，就

令棋童兒拿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裏。西門慶道：也罷，快騎了接去。棋童應諾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敘話道：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都從四更就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都是整做，又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另具一文書，奏名於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裏，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八十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旁，先宣念齋意道：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酬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卯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申時建生罷。表白又宣過一遍，接唸道：『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於洪造，伏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是以修設清醮，共二十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酬祝皇王之巨澤。』

又修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慶又於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又願將男官哥兒，皈依三官殿下，賜名吳應元，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續箕裘之後嗣，保壽命於無疆。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清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銷。謹於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仗延道官，修建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一門長幼均安，四序公私迪吉，統資道力，介福方來，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共有一百八九十道，甚是齊整詳細。又是官哥兒三寶蔭下，寄名許多文書符索牒笱，不暇細覽。西門慶見吳道官十分費心，於是向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叫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吳道官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碓碌碌打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道衆，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氈，脚穿朱履，手執象笏，開發文書，登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三寶殿左右兩

邊上香。西門慶睜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供三清四御，旁分八極九霄，中列山川嶽瀆，下設幽府冥官，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團，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高。張羽蓋，玉帝堂密布幢旛，金鐘撞處，高功躡步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美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軒昂，值日功曹猛勇，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辰。西門慶剛透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裏，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裏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家這裏點茶，我一總都有了。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真個俺們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拿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由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說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只是有些小胆兒，家裏三四

個丫鬢，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貓狗都不敢到他跟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裏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茶、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們怎得知道？」李銘道：「小的早辰，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爹，本當親來，不好來的。這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慶吩咐：「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別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又是一罐金華酒，又是哥兒的一頂青緞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絳絲道衣，一件綠雲緞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紡綢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紋線縲，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副銀項圈，滌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邪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羹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收入盒担內，共約八拾，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叫賞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

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裏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插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裏送禮來了，又有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姐，你看道士家，也恁精細，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裏有老婆，想必是傭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像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裏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瞎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鎖，又是這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個是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的姓？」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們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

送來的經疏，看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旁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快，拿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們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裏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小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小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就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都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們都是劉洪兒鬼兒的，比那兒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孟玉樓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兒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項牌，和兩道索，說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吩咐李瓶兒，你把這經疏拿過，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像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道，六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面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撒屎也有一托盤。月娘連忙叫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裏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暈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桌面都散了，請

大姑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會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敬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敬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裏，對月娘說，賈瞎子傅操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纔在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姐夫騎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們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裏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遲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的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又好了你，吃的恁愁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敬濟道：爹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裏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裏答應，吳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裏敬濟道：今日有大舅，和城外花大舅，應二叔，謝三叔，又有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不知纏到多咱晚，只吳大舅來了，城外花大舅叫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

在跟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門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
 敬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裏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罷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裏恁汗邪胡說了。』」敬濟於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跄跄，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

不一時，掌上燈燭，放桌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麪，吃到酒闌，收了家伙，抬了桌出去。月娘吩咐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桌兒，衆人圍定兩個姑子，正坐中間，焚下香，點着一對蠟燭，聽着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講說，講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直從張員外家豪富說起，慢慢一程一節，直說到員外感悟佛法難開，棄了家園富貴，竟到黃梅寺修行去。說了一回，王姑子又接念偈言，念了一回，吳月娘說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講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兒素菜鹹食，又四碟薄脆蒸酥糕餅，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二位師父吃。大妗子說：「俺們都剛吃飽了，叫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裏，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吃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老身吃的勾了。」又道：「這碟兒

裏是燒骨朶，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裏。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廟上送來的，托輩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秀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秀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裏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烘火來。月娘道：噴道：恁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什麼經。當下衆丫鬢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揩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磬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夜參禪打坐，西祖禪師見他非凡，收留做了徒弟，與了他三件寶貝，叫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直說到千金小姐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瞌睡上來，就往房裏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妗子守着。又聽到河中漂過一個大鱗鮑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又接唱了一個耍音兒，唱完，大師父又念了四句偈言。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歪在月娘裏，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呵欠來，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少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鷄叫了，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

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裏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裏宿歇，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瓶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裏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正果？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趕出，小姐怎的邊生，來到仙人庄上，怎的降生五祖。落後五祖養到六歲，又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取了三椿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又怎的遂成正果，後邊還度脫母親升天，直說完了纔罷。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

第四十一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鬢金蓮市愛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些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裏，因買了對街喬大戶房子，平白俺們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躡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不見什麼喜兒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有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裏吊在馬子裏，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強如別人，你看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

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們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當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子，好不一個滿抱的小廝兒，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拿酒洗了，燒成灰兒，伴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算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裏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七十多歲，原在地藏菴兒住着，如今搬在南首法華菴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多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裏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胞兒，借情抱出來，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到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吩咐你卻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方睡了，一宿晚景不題。

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裏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裏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們吃了一夜酒，今朝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裏去。走到前邊書房裏，揜着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都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叫他吃茶食，他不吃，如今有了飯，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了衣服，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於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頂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叫他媽媽抱罷，你這蛋褐色挑綉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尿，到了不成。」於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身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裏睡，就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裏擺下飯，叫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人丟倒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穿着道士衣服，喜歡的眉開眼

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裏，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曠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裏使牛耕地來，今日困乏的這樣的，大白日困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恁大胆，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醮事散得晚，又謝將，整吃了一夜，今日到這時，還一頭酒在這裏，睡回還要往尙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裏懶待吃，等我去呵些湯罷。於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腳踏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裏，說道：倒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兒兒上，牙盒裏盛的甜香餅兒，你取的來與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襠裏，拿裙子裏的沿沿的，且薰薰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難道怕他麼？於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吩咐排備馬，午後往尙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回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姑說，好歹請一好手，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

一去，只過十六日纔來，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於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尼僧牙婆，決不可擡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談經說典爲由，背地裏送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

却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把髮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個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着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緞子裙，要裝丫頭，哄月娘衆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裝扮起來，活像個丫頭，我那屋裏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等我往後邊去，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說他們謊，管情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往頭裏走，走到儀門首，撞見陳敬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這般。敬濟道，我有法兒哄他。於是先走到上房裏，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敬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裏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拿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敬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就去了，丫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娘子勾了，又要他來做甚麼？月娘道，

好奶奶，你呆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麼多，俺們都是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裏，原是春梅打燈籠。落後叫來安兒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裏。玉簫挨在月娘身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吃的一笑。玉簫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六姐，成精死了罷，把俺們哄的信了。玉樓道：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日磕頭，也學的那等，磕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裏，等他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去了，進了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个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叫他送來要他的。你恁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裏叫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裏，我不哄你，你不信，叫他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膽的

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一是个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蠢才，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脚兒歪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燈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檀髻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旁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胆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刺刺對着主子坐了。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裏間屋裏，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髻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頭上話，就戴了髻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

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裏，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十二日吃酒看燈，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西門慶道，明朝叫來興兒，買四盤餚品，一罈南酒，送去就是了，到明日咱家發東，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叫賁四叫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叫他來扮西廂記，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姐接了來，你們在家看燈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潘金蓮裝扮丫頭，燈下艷粧濃抹，不覺歡喜，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金蓮就知其意，到前面房裏，去了冠兒，打着杭州纈，重勻粉

面，復點朱唇，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菜等候。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甚喜，和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裏已是遞過罷了，還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裏酒兒不算，這個是奴家私底，與你遞鐘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你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十二日喬家請俺們，都去？只叫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下帖兒，都請你們，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得家裏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幾件子，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的那衣裳，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敢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常這說着，你把臉兒愁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怎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攢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比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到處搯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歇宿了一夜。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緞尺頭

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補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趙裁見西門慶，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毡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綵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緞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緞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綵通袖粧花錦鷄緞子袍兒，兩套粧花羅緞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趕造，不在話下。

第四十二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嘻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趕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月娘并衆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嬾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疊衣服，又使兩頂小轎。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札縛。

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叫小廝拿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桌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們都做了新衣裳，陪侍衆官戶娘子，便好看。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春梅道，頭上將就帶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到沒的羞刺刺的。西門慶笑道，我曉得的你這小油嘴兒，見你娘們做了衣裳，却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裁三件，一套緞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西門慶於是拿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緞子衣服，兩套遍地錦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襟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蘭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緞子織錦對襟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裏一色都是杭州絹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

西門慶在屋裏吃了一日酒，說笑頑耍不題。

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也請了個舉人娘子，並左鄰宋臺官娘子，崔親家母，並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也請了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娘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也請了個妓女，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俱依吳大娘子那邊稱呼之禮。又與尙舉人朱臺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了。丫鬢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畢，他娘子讓衆人進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請衆堂客坐下吃茶。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桌席，讓月娘坐首席，其次就是尙舉人娘子，吳大娘子，宋臺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旁邊放一桌，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廚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豬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尙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臥房中。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躺着。他家新

生的長姐也在旁臥着，兩個你打我一下兒，我打你一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說道：他兩個倒好像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像小兩口兒。大妗子笑說：正是孩子們在炕上張手剔腳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都進房來。吳大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大妗子道：喬家不依，我就惱了。尙舉人娘子和宋臺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二十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衆人不由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說了，拿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吩咐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你爹說。旋抬了兩饌酒，三緞疋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螺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挂紅吃酒。一面堂中銀燭高擎，花燈燦爛，麝香飄飄，喜笑晏晏。兩個妓女，啓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抱琵琶唱着。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挂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廚

子上了一道裹餡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地嬌並頭蓮湯，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尺頭與廚役，兩個妓女，每人都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不放鬆身，要後堂擺茶留坐，擺了許多菜碟，細菓攢盤，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來。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裏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姪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裏來罷。」大姪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姪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於是生死把大姪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裏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吳月娘在頭裏，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隨後。奶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沿的，恐怕冷，脚下還踏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環隨。」

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頭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尙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月娘

道，倒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們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們親，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抬送了花紅菓盒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現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荆南岡，央及營裏張親家，再三趕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棄他沒娘母子，是房裏生的，所以沒會應承他，想不到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裏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裏生的，正是險道神撞着壽星老兒，你也休說長，我也休嫌你短。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裏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麼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說這裏有我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裏去哭了。西門慶因問大妗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衆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裏，叫明日同他一搭兒裏來。西門慶道，我說只這席

間坐次上不好相處，到日怎麼相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到這邊屋裏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旁邊聽着，我說他甚麼歹話來？他說別家是房裏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裏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怎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叫他明日現報在我的眼裏，多大的孩子，一個懷抱的尿泡種子，平白攀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臥單沒的蓋，鴨兒轉糠空歡喜，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吹滅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做親時人家好，過三年五載方曉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攀陪着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便浪擲着圖攀親家耍子，平白叫賊，不合稜的強人罵我。」玉樓道：「誰叫你說話不着個頭頂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裏，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裏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去了，從新花枝招颯，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抽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

子同大姐和些家伙箱籠，且暫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裏打聽消息去了，待事甯之後，恩有重報。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敬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大德。西門親家台覽，茲因邊關告警，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尙書不發救兵，失悞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大重，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卽上京，投在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謝，沒齒不忘，燈下草草不宣。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敬濟取出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縣中承行房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來看，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叫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裏。跪的他梳了頭，叫春梅扯了他褲子，拿大板子要打他。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叫我扯褲子，到沒的污濁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扯去秋菊的衣。婦人打着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與你，我却與你，姐姐，你當我怎的，將就膿膏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逞什麼強？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又罵，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奶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又說罷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了鬢，罵的言語兒有因，一聲兒不言語，諛的慌把官哥兒耳朵握着。一面使繡春去，對你五娘說，你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罷，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看，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冰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晨茶水也沒吃，攬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時還不梳頭？」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樣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裏，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

兩罈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下飯，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密食，四盤細菓，兩掛球子吊燈，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天紅官緞，一頂青緞鑲的金人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裏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他那裏使了個孔嫂兒，和喬迪押了禮來，大矜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矜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裏待茶，禮物擺在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迪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去了。

第四十三回 逞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矜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孩子送節，咱少不得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爲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禮數。大矜子道：咱這裏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他家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兩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罷。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

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尙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着燈酒。一面吩咐來興兒，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并羹菓食物。又是兩套遍地錦羅緞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珠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十四日早裝盒擔，叫女婿陳敬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又回了許多生活鞋脚，俱不必細說。正亂着，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伯爵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咱們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伯爵應諾去了，不題。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又是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送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女兒。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裏，就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的？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却說前廳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兩個師父領着，挑了箱子來，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吩咐，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不一時，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荆太太與張團練娘子都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月娘與衆姐妹都穿着袍，出來迎

接，至後廳敘禮。與衆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到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纔喝了道來，抬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後廳，與衆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序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齊整裝束，席上捧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廂記，當日晝堂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

西門慶打發堂客上了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裏去了。吩咐四架烟火，拿二架那裏去，晚夕堂客跟前放兩架。旋叫了個廚子，家下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罈金華酒去。又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慶已先使玳安雇轎兒，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裏去。玳安見婦人道，爹說請韓大嬸那裏晚夕看放烟火。婦人笑道，我羞刺刺，怎麼好去的？你韓大叔知道不？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叫你老人家快收拾哩，因叫了兩個唱唱，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裏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叫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你還不收拾哩？剛纔叫我，把舖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裏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我那裏坐回，就來罷，家裏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

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裏來。來昭妻一丈青，早在房裏收拾下床炕帳幔被褥，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裏吊着一對紗燈，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裏面，炕上坐下，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

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裏，兩個在樓上打雙陸。樓上除了六扉牖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燈市，十分鬧熱。打了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內觀看燈市。看了一回，西門慶忽見人叢裏，謝希大祝實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的，你可認的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下去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你休要叫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廝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裏，待祝實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旁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玳安。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我知道了，等我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來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希大到了粘梅花處，向人鬧處就揆過一邊，由着祝實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兩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晨就不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晨對衆人，不好叫你們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說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麼？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裏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要問許不與先生那裏借三百兩銀子，央我

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裏管他這閒賬，剛纔陪他燈市裏走了走，聽見哥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給我乘人亂就揀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裏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謝希大道：早晨從哥那裏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吩咐玳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個爛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的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旁，看着兩個打雙陸。

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抬轎的提着衣裳包兒，笑着進來。伯爵在窗裏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吩咐玳安，且別叫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裏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鬚髻兒，身上穿紫色袖襖兒，玄色被襖兒，白挑線絹裙子，下邊露兩隻金蓮，拖的水鬢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邊頭坐了。小鐵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悄悄問

他道，房裏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看燈的。兩個聽的，從新到房中說道，俺門頭裏不知是大姨，沒曾見得禮，休怪，於是插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解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

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盤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幕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怎知道俺們在這裏？李銘跪下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裏來，宅裏說爹在這邊擺酒，特來伏侍爹們。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叫玳安快往對門請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盤案酒來，琴童在旁邊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篩，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端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裏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信。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裏隔牆掠個

鬼臉兒可不把我誑殺韓玉釧兒道：你知道。奴兒掇着獸頭往城裏掠好個丟一兒的孩子。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裏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麼沒羞？大爹叫了俺們來答應，又不伏侍你，你怎的閑出氣？伯爵道：傻小歪刺骨兒，你現在這裏，不伏侍我，你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錯缸裏，把你擻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心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休想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叫他拿了去，拶你一頓好拶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抬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家沒鑄，不怕胖子不打。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們不去，在爹這房子裏睡，再不叫爹差人送俺們，王媽媽交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撒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反了，拿三道四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言語。不一時，祝實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純，哥這裏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叫我只顧在粘梅花處尋你。希大道：我也是悞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

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拿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筷，在下席坐了，廚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韓道國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寶攪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桃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謝希大因問祝實念道：你陪他到那裏纔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裏？祝實念如此這般告訴，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那許不與先生，那裏借三百兩銀子去，吃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錯了。希大道：你們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證，保頭錢使。又問怎的寫差了？祝實念道：我那等吩咐他，文書寫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不依我，叫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三限？祝實念道：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裏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哩。祝實念道：你到說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吃做工的兩三鏟頭，坎得稀爛，怎了？那時少不的還他銀子。衆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吩咐樓上點燈，又樓面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燈，甚是奇巧。家中月娘，又使棋童兒和排軍，抬送下四個攢盒，都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西門慶叫棋童兒問道：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會？誰使你送來？

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下酒，衆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在大廳上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着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吩咐留了四名青衣排軍，拿杆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都看放了烟火，並沒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吩咐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廚下又拿上一道菓餚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吩咐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羞，叫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吩咐來昭，將樓下西間，吊挂上簾子，把烟火兩架抬出去。西門慶與衆人在樓上看，叫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背，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這烟火扎得停當，但見一丈五尺高花樁，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裏啣着一封丹書，一枝起火，萬道寒光，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裏皆燒着，說不盡的人物風景，且角戲文，到後來火滅烟消，全成灰燼。

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只見王六兒在這裏，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實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裏去？伯爵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裏說的那本

眼，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顯的就沒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們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裏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吩咐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衆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住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裏，到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們晚夕間吃酒哩，你只休誤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誤。兩個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西門慶吩咐，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裏，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二人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吩咐來安玳安琴童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裏去了。

且說來招兒子小鐵棍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就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收了一盤子雜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裏，就問他娘一丈青討，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那邊院子裏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裏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就在門縫裏張看，見房裏張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正在床上坐着，忽聽得房門上撲的一聲，門就開了。西門慶立起身來，走到門口一看，原來這小孩子正被一丈青揪着頭角，拖到前面，鑿了兩個栗

鏢，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裏去張怎的？一把揪在坑上，不准他出來。這小孩子就謊住睡了。不料被西門慶看見，聽得清清楚楚，是這小鐵棍兒，在房門口張着，倚住的重了，把房門兒推開。只見他睡了，也不作聲，回到房中，與王六兒說了一回，纔叫玳安兒打發抬轎的，酒飯吃了，一同送他回家，然後轉來與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回去。

第四十四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月娘攀親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說話，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叫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昨日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早有喬大戶家使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家人送禮來了。西門慶收了，管待家人酒飯，孔嫂兒進月娘房裏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也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都坐着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

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納。西門慶令陳敬濟拿天平在廳上，兌明白收了。黃四又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就要搗換了合同。西門慶吩咐二人，你等過燈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爺長，老爺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兩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趁此機會，好問他要，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因問昨日你們三個，怎的三不知就走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們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時？我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裏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裏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裏打上元醮，拈香回來，還趕往周菊軒家吃酒去，還不知到怎的時光纔得來家。伯爵道：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趕著黃四李智去了。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裏暗想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

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鑄兒，也不到後邊，徑往李瓶兒房裏來。正走到潘金蓮角門首，只見金蓮出來，看見叫他問道，你手裏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說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金蓮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稀罕貨，忙的這等說人子刺刺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折腿的強盜，進他門去，一齊的把兩條搥腿折了，纔現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裏，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奶子正抱着孩子玩耍，西門慶一逕把四個金鑄兒抱着，叫他手兒搗弄。李瓶兒道，是那裏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道，是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的。李瓶兒生怕冰了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來耍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匹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是那裏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搶來的。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娘沒會收哥哥兒耍的那錠金子？怎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會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那裏得那錠金子？屋裏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

馮老馮道，耶啞！耶啞！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裏，恁幾年，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們守着哥兒，怎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裏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白亂的是些甚麼？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裏的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裏的。

且說西門慶在門首看馬，衆夥計家人都在跟前，叫小廝來回溜了兩盞。西門慶道：雖是東路來的馬，毛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令兄那裏要多少銀子？雲理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牽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說：六娘房裏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裏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去外邊看馬，誰收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裏去了？尋了這一日沒有，奶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只是哭。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裏因大妗子女兒兩個來，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就了，纔尋起來，說的他們都去了。于是把那三錠交還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領了

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就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了。

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嚷不見了孩子耍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裏，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兒玩。月娘道，剛纔他們告我說，他房裏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是那裏的？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裏的，你還沒見他，頭裏從外邊拿進來，用襖子袖兒裹着，恰是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麼，拿過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裏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是他，那三寸貨反說不見了，由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裏走風鷲，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裏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賁四領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四錠金子，拿了與孩兒耍了耍，就不見了一錠。吩咐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裏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筋去了，他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叫狼筋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沈甸甸冰着他，一時箍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裏，頭裏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叫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

你怎麼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叫大姐姐替你查攷各房裏丫頭，叫各房裏丫頭口裏不笑，肚子裏也笑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恨殺我罷了，不看世界上，把你這小搥刺骨，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干你事，也來插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嬌粧，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威勢，把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裏，那個攔着你的手兒不成？你打不是的？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和你家一遞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裏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就不是，叫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看這小搥刺骨兒，這等刁嘴，我是破紗帽窮官，叫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破？這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搥刺骨來？因蹺起一隻腳來，你看老娘這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歪刺骨？月娘在旁笑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帚，常言惡人自有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爺家差人邀來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

爺家去西門慶吩咐，打醮處叫你姐夫去罷，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叫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籍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們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吩咐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

潘金蓮在上房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裏勻勻那臉去，揉的恁紅紅的，等往回人來看，什麼張致，誰叫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眼前勸着，挪着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裏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強怎麼？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裏勻臉去了。不一時，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裏。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裏好不辯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會辯惱了，打起來，吃我勸開了，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吩咐小廝買狼筋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裏丫頭老婆，管着那一門兒來？看着孩子耍，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

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奶子，奶子推老馮，急的馮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冤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麼！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早是今日我在這邊屋裏梳頭，沒曾過去，不然，怎了？雖然你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裏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提着衣包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沒家去？吳銀兒道：你怎的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裏唱來，大爹對俺們說，你們今日來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拿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時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吳惠都一路去的。說了一回話，月娘吩咐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台，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裏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叙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帶了金梁緞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氅衣兒，下邊白綾襪兒，緞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什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裏人，把眼不住的看了

這個，又看那個。桂姐坐在月娘坑上，笑引鬥他耍子道：「哥哥，只看着這裏，想必要我抱哩。」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裏，叫他抱。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嫵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嫵頭兒，叫大媽媽就打死了。」李瓶兒道：「小廝，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打死了。」桂姐道：「那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裏要抱哥兒耍耍兒。於是與他兩個嘴搵嘴兒耍子。董嬌兒、韓玉釧兒說道：「俺兩家來了這一日，還沒會唱個兒與娘們聽。」因取樂器，韓玉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繞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說的在桂姐懷裏只磕倒着，再不敢抬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叫迎春抱到屋裏去罷，好個不長進的小廝，你看諛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叫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那邊房裏去了。

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說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來了，只等着喬太太到了，就來了。」大門前邊大廳上都有鼓樂迎接，娘們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又吩咐後廳明間，鋪了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

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帶銀，披紅垂綠，准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應保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多蒙看顧。月娘道：二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前廳鼓樂響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裏，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緞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道，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抬衣箱火爐，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跟隨，其餘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尙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並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一個個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門迎接。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紅宮繡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縮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髻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姑子敘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相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裯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入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讓朱臺官尙舉人娘子兩個又不

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席，其餘客東主西，兩頭坐了。當中大方爐火箱，籠起火來，堂中氣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打扮起來，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敝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於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現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裏話，似大人這等尊榮也，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婦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話說？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朝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別門姪，另替了，手裏沒錢，如今倒是做個大戶，我這個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壽。李瓶兒忙吩咐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個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把毡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金緞，并一付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細巧油酥之類。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

邊山子花園中，遊玩了一回下來。

那時陳敬濟打醮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請衆奶奶們遞酒上席。但見屏開孔雀，梅隱芙蓉，盤堆異菓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嫦娥。正是兩行珠翠列階前，一派笙歌座上臨。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遞酒，階上戲子鼓樂响動，喬太太與衆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方入席坐下。李桂姐與銀兒韓玉釧兒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壽比南山。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吩咐下來，叫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鴨，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各樣花燈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樂人又在階下，琵琶箏瑟，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城香。」吹打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擺設下許多菓碟兒，留後坐，四張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門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排一般。

平安兒全衆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擁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轎去了。那時也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衆姐妹，歸到後邊來，吩咐陳敬濟來與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並兩個師父酒飯，與了五兩銀子唱戲錢，打發去了。月娘吩咐出來，剩攢下一桌餚饌，半罇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們管事辛苦，大家吃鐘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時纔回。於是殘燈未盡，當下傅夥計賁四敬濟來保上坐，來與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個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沒人看門。平安道，我叫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個人猜枚飲酒。敬濟道，你們休猜枚，大驚小怪的，惹後邊聽見，到不如悄悄行令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杯。該傅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敬濟道，趁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要辜負。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吩咐。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

第四十五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話說敬濟衆人，全傳夥計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娘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裏，就是三四日了，家裏沒人，你哥衙裏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裏坐坐，晚夕走百病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他吩咐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了晚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裏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裏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甯可拿樂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正說着，只見陳敬濟走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會敬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敬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不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

你們不曾去，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月娘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裏求着我，要家去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像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裏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裏坐的聽唱。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裏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裏夏花兒進來，稟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裏打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裏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說了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丫頭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了一面要走之情，即令小廝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裏吊下一件東西來。西

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錠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裏不見了的那錠金子，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裏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取拶子來，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豬也是叫。拶了半日，又敲十二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裏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下拶子，又吩咐與李嬌兒領到屋裏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賣了這奴才，還留着做甚麼。李嬌兒沒的話說，便道：「恁賊奴才，誰教你往前頭去了，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裏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道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裏去了。」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玉簫，問頭裏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裏，頭裏聽見娘說，爹使小廝買狼筋去了，說的他要不在，在廚房問我，狼筋是甚麼？教俺們衆人笑道：「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筋抽將出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腳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到晚夕趕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房裏，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月娘道：「那裏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就不是個好孩兒。」

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裏，李桂姐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樣朦朧，要着俺裏邊，纔使不的，這裏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裏悄悄交與你娘，就弄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拶打着，好麼？乾淨儂了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裏人，就不管你，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是我，怎教我把房裏了頭，對衆拶恁一頓拶子？有不是，拉到房裏來，等我打，前邊幾房裏了頭，怎的不拶？只拶你房裏了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裏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他拉出這了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依我說，你叫他領出去，教人家笑話，你看那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個就是狐狸一般，你怎鬪的他過？因叫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去？那了頭道，我出去。桂姐道，你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和你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也似元宵一般抬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吩咐，我知道了。按下這裏教唆夏花兒不提。

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裏，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在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裏，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使瞧他一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

那裏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房裏去睡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說道，也罷也罷，省得我打擾你娘們，我過那邊屋裏睡去罷。於是一直走到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舖，展放鮫綃，兩個上床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裏打發西門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擺下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吩咐迎春，拿個菓盒兒，把甜金華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蓋兒，我揀粧裏有菓餠餅兒，拿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都拿了放在旁邊。李瓶兒和吳銀兒下了三盤棋，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於是教迎春遞過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裏，請過奶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攬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攬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裏，略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是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裏只是哭，只要我攬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

日來這屋裏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兩遭也不可，常進屋裏，爲看這孩子來，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呪的白茫茫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他有甚麼大閒事，甯可他不，管我這裏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只說俺們把攔漢子，像剛纔到這屋裏，我就攔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家人多舌頭多，今日爲不見了這錠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屋裏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裏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細着鬼，只是俺屋裏丫頭，和奶子老馮，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時纔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裏是那裏，論起來，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

第四十六回 應伯爵勸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裏去，早晨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

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新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匹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趕到黃四家，黃四又早從夥中封下十兩銀子謝他。說道：大官人吩咐教俺過節去，口氣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事，你我錢糧，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纒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裏，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算再借出五百兩銀子來，把一千兩合同，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們巧一巧兒，就在裏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添上一罇金華酒，不要叫唱的，他家裏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個吹打的，等我領着送去了，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在傍邊，只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那裏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老婆了，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裏頭多放些木頭，蠟裏頭多搗些柏油，那裏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

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於是計議已定。

到次日，李三黃四二人，果然買了一擔酒禮，伯爵領着，叫了兩個小廝抬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裏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裏吃酒回來，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會見的新親戚老早就去了，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下。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抬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儀門裏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閨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廝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抬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抬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吩咐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裏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裏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棋童兒拿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廂房裏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晨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裏，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棋童兒，快請你謝爹去。

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西門慶就與伯爵兩個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趁謝希大未來，乘便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找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找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算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聽玳安兒來說道：「賁四拿了一座大螺鈿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西門慶道：「你叫賁四拿進來我瞧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抬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平放的螺鈿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金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旁一力攬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坂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叫你姐夫前邊舖子裏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

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於是廳內抬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裏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得巧，也得一百兩銀子，少也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裏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子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裏的樣範，少說也有四十斤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裏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裏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於是搬過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拿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裏放桌兒？西門慶道：就在這裏坐罷。于是玳安與畫童，兩個抬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火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奉上春盤案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泛羊羔。

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牕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下遞酒。這裏前邊飲酒不題。

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臘梅，都叫了轎子來接。那桂姐聽見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竟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道：「俺們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們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邊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們走百病兒，就往家裏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裏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裏，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叫畫童替他抱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裏。」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裏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些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裏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也不知道甚麼，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

改了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姑娘房中，沒個人使，他心裏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就吩咐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見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拿桂姨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諾，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又到臆子前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好接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了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真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了，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鴿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裏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兒說，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响，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拖在旁邊坐着，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款，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

西門慶道：「你這賊狗才，單管只胡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慌不忙，輕舒玉指，款跨鮫鮪，把琵琶橫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了一套。這裏吳銀兒遞酒彈唱不題。

且說書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裏坐的。只見書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馮來領夏花兒出去，書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教休要領他出去。書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將就使罷。」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使小的進來，他就奪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獻勤欺主的奴才，噴道頭裏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叫休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來，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臘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要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臘梅：「你來做甚麼？」臘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裏沒甚勾當？」臘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們，往姪奶奶家走百

病兒去，我那裏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畢，臘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喫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喫哩，等着就把衣裳包了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臘梅道：他在家裏害眼哩。月娘吩咐玉簫領臘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裏。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緞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你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緞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衣櫃裏拿一整疋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圖襯着比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闊機尖素白綾，下號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緞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怎好又包了這衣服去？於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臘梅吃了東西，

交與他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休學李桂兒那等嬌張致，昨日和今朝，就像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兒家裏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銀姐道：「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裏一個爹娘宅裏，是那個去處，就有虛實，放着別處使，敢在這裏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裏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我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裏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瓶兒大姐，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吩咐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個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

第四十七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位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裏害眼，小的叫了王桂來了。便叫王桂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桂掀簾進入房裏，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傍。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去洗了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向西門慶說：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吩咐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起吃飯罷，敢也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揀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桌來，你們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孩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他這行人，雖故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概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不幫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你行中人只護行中人，又知這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子，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磨

他敢就八聲甘州，「奄奄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吩咐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鐘小的們記的。於是王柱彈琵琶，李銘撫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唱完了，看看晚來，西門慶命收了家伙，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敬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盤菜盒，各樣餠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吩咐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抬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吹打了一回，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那街上來往聽看的人，莫敢仰視。西慶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執杆欄擋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正是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

烘烘望上騰起來，揚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瓶，揚聲罵玉簫道：「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弄死了，平白落人恁一頭灰。」玉簫見他罵起來，諛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撞倒了錫瓶裏酒了。」西門慶聽了，便不問長短，就罷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的得寵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果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裏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我燈草拐杖，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直待挨到掌燈以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再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放去他。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要央及他。家去，一個個鬼攛掇的也似，不知忙些甚麼？教我半個眼兒看不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兒看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

邀說道：我拼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們稟稟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們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吩咐教你姐們收拾去，早些來，家裏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纔慢慢往房裏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個都一答兒裏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進屋裏，頂格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齊整餚菜，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住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裏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吩咐：你們吹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桂席前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這裏彈唱飲酒不題。

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逕往吳大妗子家來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裏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衛裏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盤點心酒菜上來陪敬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們來了，

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頭裏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娘子便叫來安兒，拿些兒甚麼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裏纔來？」就到，就與他吃，教他前邊站着，我們就起身。吳大娘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關懷，多坐坐兒，左右家裏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裏，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若別人家，是又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你哩，說你不好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家奶奶這裏接我，教我纔收拾一切來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娘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個一江風。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淒淒的起來。」來安兒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個小廝家裏取皮襖來，咱們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吩咐，叫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

取去罷，等我在這裏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沒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不該教他拿俺們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他幾句道：好奴才，你使怎的不動？又坐壇遺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兒，恐怕打動你展翅兒，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頭裏娘吩咐，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叫一個家裏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吩咐你們這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有些規矩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挂在牆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截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裏應，好懶食饑，背地裏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哩。頭裏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送他，圖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弄的舌，爹見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姐去罷，使了他進來的，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

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裏閒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脖倒搆過颺了，我使着不動，鬥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個爛羊頭也不算。」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又道：「姐姐，你吩咐拿那裏皮襖與那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裏搯了我的披襖子來罷，人家當的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王招宣府裏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吩咐玳安：「皮襖在大櫃裏，叫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

玳安谷都着嘴走出來，陳敬濟問道：「你到那去？」玳安道：「都是囊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時晚，又往家裏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裏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裏，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聽覷，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三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筷兒？嫌俺

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們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嚒！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隣，就如副東一樣，三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着，像客一般？又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淺，斟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裏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進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雌牙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們還在姑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家來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裏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怎的不知道春梅道：你們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道：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裏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綉春開裏間門，拿與你。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罵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

了，還在這裏等着我，一答兒裏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坑上，籠着爐台向火，口中磕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裏，娘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說六櫃裏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裏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裏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便去，我且歇歇腿兒，向向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裏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承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屜，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道，哥，且吃我的酒。玳安道，這酒可好哩，再不要給他人吃。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裏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櫃裏鑰匙，在牀褥子座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釘了釘，在人家不來，兩頭回來，只教使我。及開了櫃裏，又沒皮襖。琴童來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們，把我魂也走出了。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裏，只怪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裏間娘櫃裏尋

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櫃裏。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勾引了，皮襖在這裏，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皮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錢皮襖。於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裏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穿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範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於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金蓮纔不言語。

當下月娘與玉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裏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裏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

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矜子那裏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裏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着一簇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們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裏？敬濟道：這條衙衙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吳銀兒道：我這裏就辭了娘們家去。月娘道：地下濕，銀姐家去罷，頭裏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敬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敬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們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耍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裏？俺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裏嫖了來，家裏老婆，沒曾往那裏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裏去，你尋他尋試試？倒沒的叫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兩個口裏說着，看看走到東街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個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拉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裏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

却說西門慶在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將闌。伯爵與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在袖子裏，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了樂工錢，吩咐小廝收家伙，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玉簫聽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烟跑了。只落下春梅，拜謝了賁四嫂，纔慢慢走回來。見蘭香在後邊脫了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裏，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麼兒。」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裏，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裏使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櫃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衣櫃裏尋出來，你放在裏頭，怎的昏了，不知道？」姐姐們都吃勾來了罷，幾曾見長出塊兒來？」玉簫吃的臉紅紅的道：「怪小淫婦兒，如何狗撾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旁勸道：「姐姐們，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裏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們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敬

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與李瓶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玉樓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裏？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裏，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平白放出去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坐堂問事去了。月娘約摸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正大門裏首站立，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着黑包頭，背着行囊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裏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們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

大龍，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抱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掛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己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烘烘，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老早在堂前喚了梅香洗銚鏹，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的啾唧，虧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不實，往後只好招個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現做道士家名哩。月娘對玉樓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和氣，好

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雜，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雖有小人，也擠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爲小廝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念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砣磴住了。揭起封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娘子，三個官人，頭一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旁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甯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雖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說，今已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

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們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裏影影的，隨他每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裏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

第四十八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賊

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只有一女，尙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緣。天秀聞之不吝，卽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垂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

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刁氏亭側私語。不意天秀猝至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特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題。天秀有個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大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不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况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逢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於我，切勿多言。於是吩咐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箱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個安童并苗青上東京，囑咐妻妾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碼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澤湖，一派水光十分險惡。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大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舟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名喚陳三，一個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得家鬼，

這苗青深恨家主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個舟子做一路，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份家私，連刁氏都是我安受的。這苗青於是與兩個舟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一皮箱中，還有千兩金銀，二千兩緞疋，衣服之類甚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裏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子，推在洪波蕩裏，那安童正要走時，被翁八一悶棍打落水中。二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緞貨衣服，點數勻分。二人便說：我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便到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人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雇了船隻，載至臨清碼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沉蘆港。忽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圓笠，身披短蓑，聽

得啼哭之聲，移船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却是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願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活。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賊證，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人見安童在旁執證，也沒得動刑，一一招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裏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間事。只有衙門透信的人，悄悄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相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

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隔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於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粧花緞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命的，把衣服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裏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裏去來？」玳安道：「我跟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兩個，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怎的？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裏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腳下人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吃飯，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甯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差，當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怕家去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裏來。」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歹累你，說是

我這裏等着哩。玳安一直來家，交進毡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說小的回家，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牽童兩個跟隨，到了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鋪子裏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廚下整治，見西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慶吩咐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裏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妗那裏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相配，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裏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家裏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現拿了多少禮物謝你？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

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服。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是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攔在河裏，圖財謀命，如今打撈不着屍首，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與兩個船家，當官三口執證着要他，這一拿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現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甯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恆處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只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裏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吩咐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教他即便進禮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

他會了人，攬撥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口豬，約掌燈已後，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央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裏？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吩咐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下，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未會？苗青道：小的外邊，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吩咐：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緞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雇了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

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玳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擺下各樣鷄蹄鵝鴨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伙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菓出來，小金鍾兒，銀臺盤兒，慢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於是把禮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任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必見讓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不受，顯的迂闊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饒。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西門慶隨即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擡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裏陞廳，那提控節級并緝

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繇，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幫鑿漏，邀截客旅，圖財致命，現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戳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現有他主人衣服存證，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夜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戳死，推下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賴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的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喊叫。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裏提刑做了文書，并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原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裏投下。這一來，管叫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正是善惡從來報有因，吉凶禍福並肩行，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

第四十九回 一枝桃嚇壞小孩兒 五百銀壓倒巡按使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逕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衙，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於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裏，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裏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於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敬肅書奉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遠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開軸啓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

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上諭，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可也。特遣安童，持狀告訴，幸察不宣。仲春望後一日。」

這會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出去。這裏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賚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卽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先是這狄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便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卽拘

集里老，用鐵杵開岸土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伴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裏？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拘寺中僧衆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列放水燈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裏，長老慈悲，故而埋之，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於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說。於是不絲分說，先把長老一箇擄移，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道，若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於岸上，又礙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尙在。於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賊賣法。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髮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裏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

西門慶吩咐王六兒，如何叫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我呌地方吩咐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或做淨廁，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於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結交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

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疊成坡峯，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匾，宰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董嬌兒，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理。

守賁第傳，并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宋臺官娘子尙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崖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叫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會過一週，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顛門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嚇着他，依着我，不叫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叫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裏取齊，起身上了轎子，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牆，當中甬道明堂，神臺香爐燈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匾大書錦衣武略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豬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纔祭，响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嚇的在奶子懷裏磕伏着，只倒咄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

你看嚇的那腔兒我說且不叫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管叫抱了他來，你看嚇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吩咐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攛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繇花園進去，兩邊松牆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四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彈唱；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裏，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設桌椅，梳籠刷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掛的書畫琴棋瀟灑。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裏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叫我下邊來看哥兒，就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奶子見金蓮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裏見打起鑼鼓來，嚇的不作聲，原來這等小膽兒。於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

在懷裏，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進來，看見金蓮鬪孩子頑耍，便也鬪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著他笑。敬濟不繇分說，把孩子就撲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嘴，把人的髻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奶子瞧見，便假發訕，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道：「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

堂客前戲文，扮了四折，看看天色晚了。西門慶吩咐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管家起馬在後，來興兒與廚役，慢慢的擡食盒，然後玳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叫他跟着奶

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了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想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了廳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莊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先塋，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裏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裏，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個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

四方省察風俗，乃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聖治明矣。臣自去年奉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地方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外，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譴茸之材，貪鄙之行，久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日理山東刑獄，從著狼貪，爲同僚之牽制。縱子承恩，冒籍武學，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矣。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了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於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賊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聖明垂聽，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永賜罷斥，則官常有賴而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嚇的面面相覷，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

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裏去。於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拿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裏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僱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

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強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墳上祭祖，爲甚麼來，不叫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裏撓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鬧，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沒法兒擺佈，况西門慶又因巡按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甯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叫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

知府那裏，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裏嚇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裏，將被兒包得緊緊的，又沒驚着他，娘叫畫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按下這裏家中燒紙與孩子退神，不題。

且說來保夏壽一路攢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會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會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教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裏差人再拿帖兒，吩咐兵部余尙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教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於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聽消息。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銀子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就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了一遍道：「翟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叫你爹放心，現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况

他的參本還未到等他上本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參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那裏再拿帖兒，吩咐兵部余尙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到來保道，俺們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裏，俺們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封纜到了。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又打聽得兩樁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件，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文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聽。陳敬濟念到中間，便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識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兒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大約上面奏着，崇政殿大學士吏部

尙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爲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效，足財用，便民情，以隆聖治事。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陞貢；二曰罷講議財利司；三曰更鹽鈔法；四曰制錢法；五曰行結糶俵糶之法。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

第五十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會過，爲隨他說去。老爺那裏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會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於流通，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糶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亦有流弊，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

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昌言，阻撓國事，將會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太師便陰令盤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於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

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拿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裏，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豫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裏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他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鷄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

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叙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訴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

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拜他。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現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現在外面伺候，晏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任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於是吩咐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道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豫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個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吹樂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彩衣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贊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

個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尙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於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華生光。於是鞠躬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叙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階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書吏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稍坐一時，何遽回之大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正緞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篋。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

桌席已擡送出門笑。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贖，何以克當，容圖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於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

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寬坐。因吩咐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饌，並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裏他再三不來，被學生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於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蹊蹺。」蔡御史道：「他雖則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蹊蹺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說：「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厚愛，因吩咐手下人都回城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即去院裏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裏用轎子擡了來，休教一人知道。那

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學生在家，不覺在萬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徹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裏？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送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叫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吩咐，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裏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吩咐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如今他現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扶侍，他自然酬答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吩咐，俺們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們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裏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裏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趁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

了，叫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站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吩咐，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今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下揚州支鹽，望乞到那裏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厚愛，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吩咐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蔡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唱畢，已有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於是從花園裏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裏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於階下，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厚愛，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於是月下與二妓攜手，恍若劉阮之入天臺。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

卽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曰：『不到君家半載餘，軒中文物尙依稀。雨過書童開藥圃，風回仙子步花臺。飲將醉處鐘何急，詩到成時漏更催。此去又添新悵望，不知何日是重來。』寫畢，教書童粘於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裏，也遞與西門慶一杯陪飲。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於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杯。於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纖手奉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杯，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於是與西門慶

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裏，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了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裏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吩咐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城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誤了。來興兒道：家裏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竈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裏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這薇仙號。於是燈下拈起筆來，寫了四句道：『小院閑庭寂不諱，一池月上浸窗紗，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對紫薇花。』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裏睡，一宿晚景不題。

次日早晨，蔡御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了後邊，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

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裏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因叫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昏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裏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叨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札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了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會公案下，行牌往揚州，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會公手裏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

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

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和他家莊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吩咐玳安兒，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曾豫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門，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裏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裏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搜，生的豹頭環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頰下鬚鬚亂作，頭上有一溜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裏，鼻孔中流下玉筋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問他個端的。於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裏人？何處高僧？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手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粗聲應道，

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峯寒庭寺下來的梵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梵僧道：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不去？梵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梵僧直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拐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長袋，長袋內盛了兩個藥葫蘆，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吩咐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回家去，等我就來。梵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一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狂言。恐怕他走了，吩咐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於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

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吩咐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瓶兒，送院裏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札包鬚兒小廝，問是那裏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的。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裏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

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梵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梵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撫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腳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搨扇子，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叫我領了這賊禿囚來，好近路兒，從城外寺裏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教僱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兒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

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梵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梵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沈，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繡球絨毛線毯子，堂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繚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過圍擺的都是泥猷頭楠木靶腫筋的交椅，兩邊掛的畫，都是紫竹杆兒綾邊瑪瑙軸頭。梵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

師用酒不用梵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吩咐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先桌邊兒放了四碟菓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鷄，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小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螺酥棧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鯽。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梵僧吃了，叫琴童拿過團靶鉤頭鷄脖壺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遞出滋陰雪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腳鍾內，遞與梵僧。那梵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札的騎馬腸兒，一碟醃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梵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子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鱗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拿上來，與梵僧打散。登時把梵僧吃的楞了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長生仙術的藥兒。梵僧道：我有一枝藥，乃取百花之津液，百草之脂漿，百木之精華，百菓之汁露，每年在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虔誠齋戒，頂禮焚香，擇潔淨之房，用流行之水，銅鍋桑火，煎煉成膏，再於天朗氣清之時，日晒四十九日，不染塵埃，不受污穢，細研爲粉，團和爲丸，不輕傳人，專度有緣，既

是官人厚待於我，我與你幾丸罷。於是向長袋內取出葫蘆來，傾出數十丸，吩咐每晨用水送下。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梵僧道：「珍同玉液，貴並瓊漿，平日精神爽，頻時血氣剛，看書多益智，記事自難忘，其中甘與苦，俾爾壽而康，百日鬚髮黑，千朝體力強，固齒能明日，清心又滌腸，三冬偏覺煖，六月始生涼，仙壽原無種，要在自修藏，清涼沁肺腑，口齒溢馨香，贈與知音客，長生續命湯，勸君莫錯認，錯認豈無傷。」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於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裏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三十兩白金來，遞與梵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梵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匹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梵僧，方才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吩咐不可錯認，戒之戒之。言畢，背上長袋，揜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7455B

63165

图书馆